

篷重

著 垠 雪 姚



行 發 社 書 方 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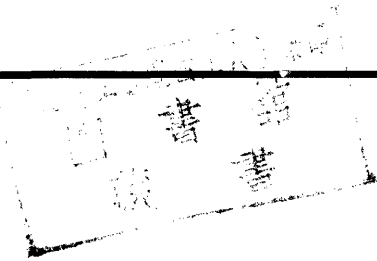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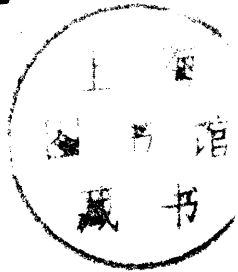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1 4467B

姚雪垠著

重

逢

東方書社出版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劉希夷

四版小記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住在重慶，有一個刊物要稿子，無法推脫，却又沒有自己滿意的稿子拿出來，一時頗爲作難。後來沒有辦法，就開始寫這篇「重逢」塞責。當時只打算寫幾千字，誰知越寫越長，結果竟長到可以出一個單行冊子。在寫作進行期間，我時常覺得這故事沒有寫的的必要，打算擱筆，但因爲已經在刊物上陸續登載，弄得欲罷不能，只好硬着頭皮寫完。發表之後，東方書社又給它作單行本出版，這事情更增加我的慚愧。

這本書雖包含一個輕鬆的戀愛故事，却只應作一篇抒情的散文看，不必看做是一篇小說。按我自己的意思，這本書出過一版以後應該絕版才是。可是在近年來書業蕭條的情形下這本書既然還有銷路，爲着書社營業着想，我只好讓它繼續的出版下去。好在這本書雖沒有令自己滿意的地方，却也沒有對青年有害的毒素。而且對封建勢力依然頑固存在的今天，這本書也多少接觸到知識青年生活中一個相當普遍的苦惱問題。這本書之

所以還有不少青年愛讀，上述情形是一個主要原因。

我不滿意這本書有種種理由，其中主要的理由是這本書沒有把握到抗戰現實中的嚴重問題，沒有一個深刻的思想問題表現在裏面。但如果不對這本小書抱過奢要求，只當做一篇普普通通的抒情的散文去讀，雖無益也未必有損。我寫文章，不管是用口語寫，用所謂「知識份子的白話」寫，總力求其通順流暢。固然過流暢會失之於「滑」，須再濟之以「樸」，但通順流暢總是達到文體美的起碼條件。當今天我們的大理論家們正竭力提倡不通和艱澀的文體的時候，對於那些有意把文章寫得通順流暢的青年，讀一讀這本小書，也許會得到一點幫助。

一九四五年七月於成都

如今，我們分手差不多快夠七年了。

七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有許多孩子在我的眼皮下長成青年，有許多朋友們化爲泥土，另外的變成新貴；還有，還有許多事情變化得是那麼大，令人覺得已經過去了一個悠長的世紀。唉唉，七年真不是一個短的時間呵！

然而這七年中我對她却沒有一天忘掉。許多重要事情都在腦海裏褪了顏色，只有她的印象在我的心上保存得那麼好，依然像七年前那樣新鮮。我的眼前時常浮現出那女孩子怪豐滿的，嫩白的，有點兒靦覷的咬着嘴唇，淺淺的陷下去兩個酒窩兒，默默的含着，一絲兒微笑的可愛面孔，依然像一朵初綻的玫瑰那麼鮮豔。比做初綻的玫瑰，可一點不假呢！從前，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常常從她的白裏透紅的臉頰上，從她那微微張開的，像兩片花瓣似的小嘴唇上，聞見那種初綻的玫瑰花的氣味。那是一種溫柔的，芬芳的，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氣息。令人陶醉，令人的魂兒飄向天空！

至於她的聲音，往往當午夜失眠時候。當早晨初醒時候，或當白天空屋無人而獨自沉思默想時候，就在我的耳膜上輕輕震動。雖然只是輕輕震動，但是碰在我的心弦上却

發出來響亮的音節。那音節有時像銀鈴，像春鶯，有時像林間的神祕絮語，有時像山脚下，石板上，流着一道兒清澈的泉水。

說句實話，她的影子決不會在我的心上淡忘。每次，我看見天上明月，想起來她的臉孔；看見嘉陵江水，想起來她的深深含蓄的一雙眼睛。每次，我憑着窗子。或散步郊外，或獨坐江邊，凝望着藍天邊際不由的出起神來，因為我想起來那位遠在藍天外，音信杳杳的女孩子。

每次，每次，不管我在馬路上，戲院中，聚會場，汽車上，輪船上，總之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看見一個比較可愛的年輕姑娘，我就想到她，她，我從前的愛人了。我把她同眼前的姑娘在心上比較着，連最細微的，最不經意的一顰一笑，都放在我的天秤上。雖然別的姑娘也偶然有一些優點，但總和起來，還是我的愛人應得的分數最多。也許我帶有主觀偏見，可是瞭解她的也只有我；我完全能理解她的靈魂，靈魂的深處。在這世界上，我認為，只有她對我最適合。

我從童年起就愛詩，愛幻想；也就從童年起，我就愛上了她。那時候我們兩家都住

在省城裏，都在我一摺親戚辦的中學裏讀書。後來她的父親帶她回到故鄉去，我鼓勵她同封建的家庭奮鬥，回到省城。又去到北平。我依着自己的理想用各種方法去影響她，教育她，使她成長。她好比一塊純潔的石膏，我十載如一日的辛勤的進行彫塑，要使她成爲世界上一件最美的，永遠不朽的藝術傑作。她好比一塊泥土（這兩個字對她是多麼侮辱！）而我是耶和華，我依照着自己的樣子創造她，讓她的生命中跳躍着我的生命。果然，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當她高中畢業的時候，不僅是我的愛人，也是我的同志。我所希望的她也希望，我所喜愛的她也喜愛，而我所憎惡的她也憎惡。我時時私心的慶幸着我的成功，慶幸着我的幸福，慶幸着我能夠得到像她這樣的，生活上和事業上的忠實同伴。

她尊重我的事業，經常的給我鼓勵。我心情厭煩的時候，她用愛情給我安慰；我爲什麼事情發了脾氣的時候，她就耐心耐勞的幫助我。有許多酷熱的日子，她坐在我的小屋裏，整天的伏在案上，替我抄寫稿子。她自己也喜歡學習寫作，希望自己能夠在創作上有所成就。她時常拿出來那幼稚而帶有天才的，空洞而富於熱情的短篇散文，讓我修

改。我對她真抱着無限期望。

然而在當時我就看出來她有一個短處：她不愛看理論書，而且同我一樣的愛好幻想。有時我勉強找一點入門的理論書送給她，她總是稍看即止，對我笑一笑，天真的說道：「看下去頭疼，還是讓我多看點文學名著吧。」我愛她，連她的短處在我的心上也是可愛的。我原諒她，不再勉強她在理論上多下工夫。

當我們相處的時候，她是安貧樂道的，正像一般具有純潔靈魂，進步思想的女性一樣。不過有人說過，「女性畢竟是女性，」這句話從她的身上也有趣的表現出來。她平素穿衣服既要樸素，又要美麗，往往為一件衣服的顏色或式樣不合心意，好幾天鬱鬱寡歡。記得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早晨，她老早就跑到公寓裏把我叫醒，興奮的告訴我說她們一會兒就要排隊出發了。但說了之後，她就活潑潑的把腰身一扭，背朝着我，小聲問道：「看我的小辮子好看不好看？」

半年以後。她因為母親有病，請假回去，以後也就沒有機會再回到北平。

一九三七年八月間我從淪陷後的北平逃出來，到省城裏停一停，準備往戰地去。

那時候她已經在故鄉加入了婦女會，又是演戲，又是編壁報，又是組織歌詠隊，又是舉辦婦女識字班，工作迅速的而且順利的開展起來。不過工作並沒有繫住她的心。她對於故鄉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厭倦，憧憬着一種陌生的，富於刺激的，戲劇意味的，不平凡的英雄生活。她希望離開家，離開故鄉，到遠方，到戰地，到部隊中去。『帶我出去吧！』她寫信向我要求道，『讓我多看一點新的東西，多經驗一點偉大的場面。』我當時因為自己的行蹤不定，沒有肯答應她，她為這還氣得哭了一場，有一個月光景賭氣的不給我寫信。

徐州失守，敵人正向豫東和皖西逐步壓迫的時候，她給我寫信說她想到武漢工作。我馬上去信勸她，說：『戰局的變化很難預料，也許在不久你的故鄉就會變成前線。堅持自己的崗位吧，作一點是一點成績！』但是她回信說道：『我在這平凡的小城市，悶得太久，生命已經快要生鏽。在這千載難遇的偉大時代，你為什麼不讓我投身於這時代的奔流巨浪，只勸我不死不活的困在大海邊的將要乾涸的死水裏邊？』她在信的末尾又另外加上兩句，並且在旁邊加着密密的圈子：

！

「武漢我聽見她向我呼喚，我看見她向我招手，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到她身邊去。」

唉，多麼天真的，熱情的，倔強的，充滿着幻想的孩子呀！我又給她寫過兩封信，就不再作無效的勸阻了。我瞭解她，因此我也能夠原諒她；甚至，連她的短處我也偏愛，愛她的倔強，愛她的幻想，愛她的不切實際的浪漫思想。

不久，我接到她動身時發的快信，她叫我趕快給武漢方面的朋友寫信替她找工作。她是只帶着很少的零費從家庭逃出來的，在路上吃了不少苦，全靠了一種燦爛的夢想和熱情的鼓舞才沒有絲毫畏懼和灰心。到武漢以後由朋友介紹，進一個訓練班中受訓。又過了一個月，她從訓練班畢業出來，就參加了一個演劇隊，向大別山中出發了。

她從大別山到河南平原，經過了這年的秋季到春天。演劇隊的經費毫無着落，當冬天降臨的時候，她們還沒有棉衣，沒有棉被，有時只能吃包谷糊塗。她受不住那種物質窮苦的生活，開始想念起家庭來。在信上她這樣寫道：「我打算回家去看看母親，過幾天溫暖的生活我就再出來。你相信吧，我會把整個生命獻給抗戰的。」果然過了幾天，

她就借到一點路費，帶着輕微的傷感辭別了同志們，回家去了。

自從徐州失守以後，我一直在戰地跑來跑去，沒機會同她在一道生活。有時候她很想對戰地找我，但臨時往往因戰局變化，使我們的團圓夢不能實現。只能靠信件，靠夢寐，靠早晨的清風和午夜的明月，結連着我們的兩地相思。我們的愛情並不因長久的分離而發生變化，反而越發的堅固起來。我對於堅苦的戰地生活更感興趣，工作得更加努力。爲了她，我的心經常在燃燒着，我的週身跳動着青春的脈搏，我要求自己做出來一番英雄事業以報答她的愛情。

就在這時候，小小的波折發生了。她父親反對她作抗戰工作，反對她同我這樣外鄉人繼續戀愛，強迫她同一位闊少訂婚。那闊少是她的表哥，大學畢業，在省政府裏作一份清閒差事。她拚死反對，訂婚的手續才拖延下來。然而她也因此失去了行動自由，連和我通信也幾乎不可能了。遇到這重大刺激，她的精神失了常態，有的時候連頭也不梳，飯也不吃，整天的躺在床上流淚。她瘦了，而且病倒了。

她的母親是那種服從丈夫，疼愛兒女，沒有主張的好女人。她給女兒請大夫，熬湯

藥，還到菩薩面前許愿。她給她買各種好吃的東西放到她的床邊，對待她就像撫愛一個受了折磨的小孩子一樣。她時不時偷偷走來，摸一摸女兒的前額，整一整女兒身上的被子，小聲的問她是不是要吃點什麼或喝點什麼。她的女兒往往是什麼也不要，只把頭在枕頭上輕輕晃一晃，靜靜的流着眼淚。

『唉，我的命真苦！』母親嘆息着，用寬袖頭沾着自己的眼淚。『你是好孩子，你要聽爹的話。當老的總是希望孩子幸福，一點也沒有惡意。你年紀小，經驗少，萬一上當，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不後悔，』女兒說，『我死也不後悔！』

『別這樣任性子吧！』母親用手掌擦着女兒的眼淚哀求說。『聽媽的話，把事情想開點。兵荒馬亂的，跟你表哥結了婚，常在我眼皮下邊，緊急時候我也不多操心呀！』

『我甯死，寧死也不能同他結婚！』

『唉唉，他不是滿好嗎？爲什麼不能夠同他結婚？』

『因爲我從來不愛他！』女兒決絕的回答說。

「唉！什麼愛不愛，一結婚後會愛的。我同你爹原來誰也不認識誰，還不說話的時候，老人們只憑媒人一句話……」

「現在是時代不同，當兒女的有婚姻自由。」

「不管自由不自由，做孩子的總不要同老的打別扭，傷了父母的心。」

「媽媽，我請你不要管我！」

「唉唉，我沒有那麼狠的心，看着你往坑裏跳！」

「我跳坑跳崖，甘心情願！」

「可是我只有你這一個女兒，我，我……」

「你們再逼我，我馬上就上吊死！」

「唉唉，我的命好苦呵！」母親擦了擦眼淚，哽咽說：「可別尋短見！你要是有個好歹，媽也活不成，媽只有你一個連心人！好好養病吧，媽會給你做主的！」

一會兒，我的愛人聽見在窗子外，走廊下邊，掛八哥籠子的那個地方，響起來一陣小聲的說話聲音。最後，說話聲突然大起來，她聽見母親憤激的哭着說道：

『好吧，我不管，你逼死她，逼死她！』

『你不管更好。』父親也氣得顫聲說道，『我看着她上吊！』

『你別這麼狠，我也不會獨自活下去！』

『好，好，有的是棺材！』

於是老頭子喘氣着，咳嗽着，憤怒的呻吟着，走出了內宅。

於是在走廊下，八哥寂寞的，慨嘆的叫了幾聲，跟着就在籠子裏焦急的跳來跳去。

於是母親坐在窗子外，傷心的，低聲的，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

於是我的愛人在窗子裏，胸腔差不多快要爆裂，也靜靜的哭了起來。

當天夜裏，母親悄悄的走到女兒的床邊，把一卷鈔票塞到枕頭底下，哭着說道：

『病好以後你逃走吧，出去一個時期再回來看我！你爹，他現在的心跟鐵石一樣，

可是過一些日子就會回心轉意的。我同他過一輩子了，我知道他的脾氣……』

於是女兒從床上欠起身子，撲進母親的懷抱裏，兩個人緊緊的互相摟抱着，哭了起

來。

於是我的愛人因得到母親允許，逃走的心思就決定了。

於是她不再等病好，就在第二天五更時候，偷偷開了角門，第二次從封建的家庭中逃出來了。

她什麼也沒有帶，空人兒逃出來，冒着風，冒着雪，冒着北國的嚴寒，逃到二百里外的，一個接近前線的城市中去。她給我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告訴我這一段經過。並且說：是我的愛情給予她無限的奮鬥勇氣，將她從封建的鐵籠中搭救出來；也是由於我的愛情在她的身上燃燒着，曠野的風雪才沒有把她的病體摧毀。

但是實際上，她逃到某城以後，身體就不能夠支持了。她病得很厲害。在病床上直躺了半月之久，才能夠到院裏走動；一個月以後才慢慢復原起來。她在病中十二分的想念我，時常偷偷的哭泣着，枕頭上的淚水從來沒有乾過。

我在兩千里外讀到了她的長信，隨後又從朋友的信上得到她病倒的消息，我的心刺疼起來，我哭了。

我費了整整的半天工夫，給她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回信，約摸有七八千字。這封信

簡直是一篇悽惋動人的好散文。也只有在那個時候，那個場合，我才能寫出來那封信，那篇我所得意的散文「傑作」。起初，我一面寫一面流着眼淚；後來，我一面讀又一面流着眼淚；我想，這封信一定也使她流過了更多眼淚。

像熱鍋上螞蟻似的，我急得到處亂跑。我設法給她匯去了一點款子，又打電報請朋友好好的關照她。

像吞下去一羣老鼠似的，我的心被許多看不見的小爪子抓着。我的胸腔裏一陣兒疼，一陣兒煩亂。唉！我感到坐不是，站不是，睡也不是，簡直是沒法生活！

像被摘走了魂兒似的，我差不多快變成一個呆子了。同志們不叫我我會忘掉吃飯，吃飯時會莫明其妙的落掉筷子，而正在走路時說不定會茫然停住，望着路旁的什麼出起神來。

終於，我接到了她在病勢回頭後寫來的信，使我快活得流出眼淚來。我把她的信仔細的讀了四五遍，偷偷的把嘴唇長久的壓在她的名字上，於是我的眼淚就把那張折皺的信紙滴濕了。

在這信上她告訴我他決定參加政治工作隊，只等病好後就開始工作。她說她希望到真正的火線上體驗一下，聽一聽槍子兒是怎樣的呼嘯着從耳邊掠過，看一看大砲彈是怎樣的在頭上爆炸，怎樣的在面前掘起來泥土。她說她已經厭倦了一切，也許只有真正的火線上能給她一點新的刺激。

『我的生活中需要刺激，』她在信上說，『正如同需要你的愛情一樣。』

過了不久，她果然隨着政治隊到了前線。

那時候，她所去的前線上恰正是平靜無事。每天，只照例的從敵人那方面漫無目標的打來幾砲，砲彈從陣地上高高飛過，好像提醒人別忘了這是戰場。有些地方，敵人同我們離得很近，各佔據一邊山頭，相距不過有二百公尺。時常從敵人的陣地上傳過來醉意的嘩然大笑，和留聲機放出的淫蕩歌曲。在我們的散兵壕裏，士兵們有的安閒的晒着太陽，有的飲着酒，有的捉虱子，有的在補綴着破的軍裝。在我們的散兵壕後邊，在曲曲折折的山谷裏，山坳裏，溪流旁邊，竹木深處，微風傳送着清脆的山鳥歌唱，傳送着咚咚的伐木聲，傳送着叮叮噹噹的牛鈴聲，傳送着咩咩的山羊叫聲。微風還從竹木間露

出的茅屋頂上。從田邊堆積的牛糞堆上，從老頭子們的旱煙鍋上，將淡灰色的輕煙吹散。

她，我的愛人，多麼天真的孩子呵！她在離火綫三十里外聽到了幾聲大砲，便興奮得歡呼着，跳躍着，眼眶裏滾着熱淚。後來她們的政治隊一直開到前線上，一位團長，帶她們到散兵壕裏，到重機槍掩蔽體中，讓她們拿着望遠鏡向敵人的陣地瞭望。她曾經把這次在前線上所看見的，聽到的，感覺到的，寫成了一篇很美麗的，詩意的，長的散文，發表在陣中日報上，並且剪一份給我寄來。

『可惜我來的時候，正是前線上平靜無事，』她當時在信上惋惜的說道，『我沒有眼福看見那種激烈的衝鋒，肉搏，鐵與血的交流。所以我雖然已經獲得了一些興奮，但回想起來仍不免有空虛之感，這種空虛只有拿你的愛情才能夠填補起來。』

在另一封信上，她告訴我她決心學習寫作，並且說道：

『我有了你的愛，又有了同志們的鼓勵，決心把全部精神寄託在學習上，也可以說是事業上。我希望我將來能夠在寫作上獲得成就，請你多多的給我幫助。相信嗎？不管

是白天和夜晚，我都在想念着你；因為你，我才相信我是活在世界上，我才感覺着自己有生命。」

真的，她是如飢如渴的想念着我，甚至在前線上也是如此。在前線上她一面緊張的工作，一面却在夜靜時候，從茅屋的窗洞望出去，望着天邊的星星想念着我。在白天行軍時候，她時常留心從山徑旁採幾朵野花，捕幾隻蝴蝶，夾進書裏，等乾完後挑選出最完整的，好看的，附在信裏邊給我寄來。而且由於我的鼓勵，她確實學寫了不少文章，時常將原稿寄給我請我修改。

兩個月後。她們的隊又回到某城，她忽然決定到大後方去。「自從離開武漢以後，」她在信上說，「我沒有再見過火車。沒有再見過電燈，沒有再看過電影了。重慶是我們的戰時首都，不管好歹，我要去看一看，也許在重慶我能夠得到更好的學習機會。」就這樣，她不等到我的回信，帶着很少的旅費，搭上順便的汽車走了。

到重慶她參加了一個青年團體，吃飯和住房子都沒有發生困難。不過重慶同她的夢想並不符合，甚至可以說是距離很遠。不到一個月工夫，她對於重慶就厭惡起來，給我

寫信說：「這兒物價昂貴，人事紛擾，空氣惡濁，反不若在前方安靜舒適。」就這樣，她又借到了很少的旅費，攜帶着簡單行李，飄然的回到前方了。

對於政治險中的生活本來是早就厭倦；回來之後，看見隊長已經換了，一部分老同志也走掉了，越發的不願回隊。然而不回隊又沒有另外的適宜工作，生活問題也沒有法子解決，找我去更籌不出大批旅費，就這樣，經新隊長勸說一次，同志們用感情一拉，她的行李又搬回隊裏了。

從這時候起，她的情緒開始壞起來。她看得多了，原來的十分天真的夢想破滅了，不如意的事情像狂風暴雨似的襲來了。在回隊沒有多久，她給我寄來了一張像片，後面題了從「花間集」上邊找出的兩句：「宿鸞眠鷓遠舊浦，去年沙嘴是江心。」我趕快去信安慰她，允許在半年以後可以同她會面，以後永遠在一道生活。然而她甚至對愛情也厭倦起來，給我寫信也不像從前那樣熱烈，逐漸的少起來了。

她回到隊上差不多又過了整整一年，我仍然被工作拖住，沒機會同她見面。這一年我覺得過得很快，就像是彈一彈指頭，眨一眨眼睛，或睡一會兒午覺一樣。

在這一年中，她又隨着隊去一次前線，後來又跟着轉進，突圍，經過了許多危險。突圍之後，她們的隊又經過兩次改組。老同志走光了，學習空氣和工作精神也跟着老同志們一道走了。

物價一天比一天的高漲了。她在隊上每月的薪餉連零用也不夠了。隊上的伙食一天比一天的壞起來了。她不管到什麼地方，不管到誰的公館，都聽見人們在發愁的談着生活，都看見人們在公開的或祕密的談着生意。好像一陣暴風把所有的人都掃得歪歪跌跌，站不住腳跟了。

在物價高漲的波浪中，一方面有些人被生活的鐵手打擊得透不過氣來，一方面有些人却拚命的注意享受了。於是在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中，菜館子突然增多了，百貨店大大的繁榮了，從前見不到的貨物也都充滿市面了。於是，高跟鞋，燙髮頭，塗脂抹粉的太太和小姐們出現了，而賭風也跟着大熾了。

這情形像細菌一樣的全處蔓延着，而且以驚人的速度蔓延着。於是長官部下了最嚴厲的命令，憲兵出動了，警察出動了，壁報貼在街上了，標語和宣傳畫貼在街上了，報

紙上引起熱烈的討論了……於是細菌就暫時的，稍稍的斂跡了。

然而在憲兵和警察們不經意的地方，看不見的地方，細菌依然頑固的生存着而且滋長着，一有機會就從新蔓延開來。

在我的愛人參加的那個隊裏，細菌也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飛進來了。男同志中有人偷偷的到外邊賭博；女同志們也常常換上旗袍，講究起修飾來了。一個隊裏分成了許多可愛的小鴛鴦，成對的走出去，成對的走回來；有些對兒還不很固定，有些就快要結婚了。女同志們常常憑着窗口，繡着枕頭，把那些三年來被大家遺忘的愛情歌曲，用安靜的，溫柔的，令人消魂的低聲唱起來了。

『你想不到，我對於周圍的人們是多麼憎恨！』我的愛人有一次在信上寫道。『當抗戰更加艱苦的現在，當無數同胞在前線，在敵後，在血泊中同敵人掙扎奮鬥時候，我們的生活却是這樣糟！這生活像一池污濁的死水，將落下水中的敗葉，枯草，碎木片，破布頭，一切的一切，慢慢的腐爛着，連鋼鐵也會慢慢的生起銹來。』

而且，這時候，她最痛苦的是被腐敗的細菌包圍着，就是說，許多人在向她拚命進

攻了。

她似乎被許多隻不能夠看見的，帶着懷疑的眼光追逐着，使她常常的惴惴不安，像一隻孤伶伶的驚弓的鳥兒一樣。在這樣情形之下，她就越發的意志消沉，不常同外邊的朋友通信了。

過舊歷年的時候，她忽然給我來個電報，說她已向隊上請准長假，要動身回來了。這消息十分突然，使我慌了手脚，不知道怎樣才好。但隨即又接到她一封快信，那信是在發電前一星期寫給我的。她在那封信上寫道：

「抗戰三年來我跑過了前綫和後方，住過了都市和鄉村，看過了各種人物，經歷過不同心境。如今我沒有興奮，沒有熱情，沒有希望和失望；雖然我才過了二十二歲，可是我的心情已經蒼老了。回想到抗戰初期，回想到武漢時代，簡直像一個夢，一個夢呵！我時常回味着這個夢。這一段交織着歌與笑，這一段充滿着熱情與幻想的黃金時代，就像老祖母講說着她的初嫁生活，令人感覺着是多麼的遙遠呵。我好像從熱鬧的音樂會中走出來，走過了被夜霧沉沉籠罩的崎嶇而荒僻的一段山徑，回到蕭條而寒冷的老舊住

完。雖然耳朵邊依然迴旋着音樂聲，笑聲和鼓掌聲，但心上却逐漸在增加着空虛之感。」

（「她已經完全不是一個天真的少女了！」我不由的在心裏叫道。「變化得多麼快！」）

「在社會上碰過了許多釘子之後，」她繼續寫道，「我重新感覺到家庭的溫暖滋味。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從前，我認爲青春是我的，世界是我的，只要我一伸手，太陽就可以被我拿過來。但現在，只有當我在肚子裏呼喚着你的名子的時候，我才感到了自己的青春，才暫時的充滿着生命活力。然而你正像我自己的影子一樣，天天的不離我，有時在前，有時在後，有時在左，有時在右，但是我永遠的摸不到你，得不到你的幫助。寂寞時，煩惱時，痛苦時，我忍不住呼喚你，對你流淚。然而，你只是連着我腳跟的一個影子，從來也不會回答我，安慰我。我希望你又不希望我，我簡直有一點兒恨你了。」

（讀到這裏，我的手指頭微微的顫抖起來，我的眼睛被湧出的熱淚弄得模糊起來，而我的胸膛內面，一種捉摸不定的疼痛在串來串去。）

『我好像一隻小鳥。』我繼續讀下去，『被打傷了翅膀，在原野上寂寞的徘徊着，風雨是這樣狂暴，雖然我夢想着能飛得高，飛得遠，飛向天外。但事實上是不可能了。我只好含着淚返回舊巢，在慈母的羽翼下養一養創傷！』

（『唉唉，多麼的傷感呀！』我在喉嚨裏哽咽的叫道，熱淚從大眼角簌簌的滾落下來。）

『我愛母親甚過愛自己的生命。她老人家近來又在患病，想念我想得斷腸，差不多快要把眼淚哭乾。父親雖很頑固，但時間已過了差不多兩年，我想他也該回心轉意了。不管如何，我要回家去看一看母親，並將我的終身命運作個決定。』

（一種不幸的預感像正午時候一片浮雲投下的陰影似的，掠過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嘴唇遲鈍的喃喃叫道：『作個決定！』停頓片刻，我才又繼續的讀了下去。）

『我要向家庭正式提出來同你訂婚；如果父親不同意，我決意以死力爭。』她最後寫道：『當你接到電報的時候，請馬上動身到我的故鄉去，援助我吧！這是我的最後請求，也是決定我倆命運的最後機會！』

（「最後機會！」我叫道。「好吧，也正好是我該滾蛋的時候了，馬上就請假動身吧！」）

恰好，我的環境也已經發生變化、地位也已經發生動搖，縱然當局爲着情面關係不會很快的就下逐客令，但事實上也不可能讓我工作得像從前一樣，因此，我愛人的電報和快信正是我提出請假的好借口。當天下午我遞上請假報告，就開始準備行裝。第二天，當局對我作一番虛意的慰留之後，就把旅費同護照送給我了。

爲着使她能早一點獲得安慰，爲着使她的心情快活，爲着增加她對家庭奮鬥的勇氣，也是爲着我自己忍耐不住要把心中的興奮宣露給她，我在請假獲准後就立刻給她打個電報，說是我遵照她的囑咐動身了。

是的，我一刻也不能停留。從接到快信的時候起，我的心就像掙斷了韁繩的馬，向我的愛人奔去了。

我心忒得像一枝離弦的箭，巴不得一步跑到我愛人面前。戴一頂破斗笠，穿一雙破草鞋，帶一挑簡單行李，不管天陰或天晴，我不停的趕着路程。

當鴉子剛叫過兩遍時候，當農夫們爬起來喂牛時候，我便睡眠惺忪的走出茅店。殘月掛樹梢上；幾點疏星粘在藍天上；白霜蓋在田野上、板橋上，低矮的乾樹枝子上；而冷風吹刮在我的臉皮上。鼻尖上，耳朵棱子上。

當牛羊歸來時候，當烏鴉在樹枝上宿定時候，當長庚星開始在天上閃灼時候，我方才帶着滿腳塵土，一身疲累，落了茅店。洗過臉，洗過腳，吃過晚飯，於是在小油燈下，二兩燒酒，一包花生，我消遣掉心上的憂鬱。

有時煙雨像一張網，罩着大地。我使同挑伕，那個走慣長路的南方人，在烟雨的網中走着，雨珠從我們的斗笠上往下滴着。

有時天氣陡一冷，乾燥的雪花飄下來，蓋着山頭、蓋着田野，蓋着冰凍的小河、蓋着一切。天上的飛鳥隱藏了。路上的行人絕跡了。我們在雪中走着，在雪上走着，而且走得更快了。我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隔一會兒默默的拍一拍斗笠，振一振衣裳，以減輕身上和頭上担負。

這樣，我們整整的走了十八天，走完了差不多兩千里的遙遠旅程。

在一天傍晚時候，我們走進了我愛人住家的小城市。把行李放在一家小旅館裏，我匆匆的洗過臉，換過衣服，又匆匆的走往理髮店。

在理髮店裏的靠椅上，從大鏡子裏我看見自己臉上的風塵顏色，看見眼角的幾條皺紋，心裏不由的嘆息說：「這四年使一個人變化得多大呵！」於是我覺得我的心上被什麼壓得沉甸甸的了。

但是，一想着在半個鐘頭以內就可以見到她，我馬上又興奮得心跳起來。我試想着怎樣老遠的就呼喚她，呼喚一聲後我們就像兩個孩子似的跑到一起，於是怎樣的熱烈握手，怎樣的四目相對都不知從何說起，以後又怎樣的，怎樣的……呵，我不能再想下去，因為我週身的血液都燃燒了。

雖然多天來我心上壓着一種不好的預感，但此刻，我看見夕陽是那麼美好，晚霞是那麼燦爛，小城市是那麼安靜可愛，我再也不相信會遇到什麼不幸的事情了。我的心同當前的自然美景溶化起來，使我只感到興奮和幸福，原來的陰影從心上一掃而空了。

我想像着她的母親怎樣的歡迎我，像歡迎她自己的自遠方歸來的孩子一樣，她親親

熱熱的拉我坐下去，而她自己却站在我面前。一邊問着我一路情形，一邊吩咐用人們快給我弄茶弄飯。她的慈祥的臉孔上掛着微笑，睫毛上掛着眼淚，而喉嚨裏時時的發出來嘆息。

我想像着她的父親已經同意了她的懇求，正等待着我的到來。這位老先生正像許多可敬可親的父親一樣，外表是嚴肅的，內心是溫暖的。他托着長桿煙袋，興奮的在屋裏走來走去，一會兒望一望我，一會兒望一望他的女兒，一會兒把瑪瑙煙袋嘴兒放嘴裏吧嗒吧嗒的吸兩口，一會兒把八字鬚漫不經心的捋一捋，一會兒煞像關心的問一問天下大事，一會兒又借題發揮的大笑起來。他的笑聲是那麼爽朗，那麼宏亮，久久的振動着我的耳膜。

我想像着他家中的老媽子，掌鍋的，小丫頭，一大羣擁擠在客廳門口，笑臉嘻嘻的，偷偷的向客廳裏邊窺看着，向我的身上端詳着，像欣賞着一件新奇的寶物似的，他們竊竊的私語着，有誰在小聲說，『瞧，新姑爺！』於是我的愛人臉一紅，不聲不響的從我的旁邊站起來，走到門口去，把他們趕走了。

呵，我的腦海裏是多麼混亂，而同時是想得多麼周到呵！我躺在理髮店裏的靠椅上，眼睛朦朧的閉起來，從心的深處湧起來一串笑，在喉嚨裏沸水似的跳動着。刀子正在我的嘴唇上噠噠嚮着，而理髮匠喃喃警告着：「嘴唇不要動！不要動！」於是我用力的咬緊牙齒，合緊嘴唇。但是我仍舊沉醉在幸福的想象裏；我彷彿覺得是飄飄的從地上飛起來，飛起來，飄蕩在雲霧中……

我十分高興的多賞了理髮匠，並向理髮匠問明路徑，便壯着胆子匆匆的向我愛人的府上跑去。

我接着門牌找到了她的住宅。黑漆大門緊緊的關着，從深深的院子裏傳出來一個老人的，很有威嚴的咳嗽聲音。

出了理髮店我的心就一直的在跳着，如今簡直是跳裏發狂，彷彿要碰破我的胸腔衝出來，而且，我的臉孔像一片火燒一般的發熱了。

興致沖沖的跳上台階，我把指頭放在大門上準備敲下去，並準備一聽見她的聲音就大聲喚她。感情奔放得像開閘的河水，我的喉嚨忽然發乾，並忽然哽咽住了。

但忽然我遲疑起來了。我把伸出去的手拿回來。茫然的凝視着門心上褪了顏色的破紅紙。遲疑了片時工夫。正像一般正在戀愛中的年輕人，當臨陣忽然感到了不好意思，不由的畏縮起來。

後來，我不知怎樣的下了決心，鼓起了勇氣，重新把指頭放在緊閉的黑漆門上。在緊跟着的片刻工夫中，我同在夢中一樣，在醉中一樣，對於自己的行動全在一種半意識狀態之中。好像是別人拿着我的手，在門上怯怯的敲擊了幾下子，停一停，又繼續敲擊下去。我模糊的聽見了斷續的咚咚聲音，彷彿是從附近的別的地方傳來似的。

聽見有輕輕的脚步聲向大門走來，有女人的沙聲問道：

「誰呀？」

「我。」我的呼吸差不多快要停止了。

大門嘩啦一聲拉開了，一個女用人手裏拿着件晒乾的衣服出現在我的面前，詫異的望着我。

「你找誰呀？」

「我，我，我找林淑梅小姐。」

由於過甚的感情興奮，我好容易才結結巴巴的說出我的來意。女用人把我上下的打量一遍，望着我的眼睛說：

「你剛從淪陷區趕到此地？住在哪一家旅館裏？」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我從淪陷區……」

「你不是X先生嗎？」

「是的，是的。你怎麼認識我？」

「我看見過你先生的像片，可是現在跑瘦了。」她鬼祟的笑了一笑，小聲說：「姑娘就猜着你這幾天以內要到，囑咐我留心着有人敲門。」

「她，她現在在家嗎？」我不能等待的問着。

「在家。」女用人忽然把笑容收斂起來：「她在床上躺着，好幾天沒有起來。」

「病了？」

「稍微有一點不舒服，」她沉下去臉孔說。「你站在門外等一等，我進去告訴姑娘

一聲。」

女用人進內宅去了片刻，又回到大門口悄聲說道：

「姑娘現在不能夠見你，她叫我問你先生在哪家旅館住。」

「請你去告訴姑娘說，我一定要見見她。」我固執的說道。

女用人不注意我的要求，令人莫明其妙的催促我說：

「你告訴我你在哪家旅館，趕快回去吧。」

「我特意跑了兩千里來看她，」我懷着一肚子狐疑的要求說，「她不能起床不要緊，我可以到她房裏去看她。」

「她實在不能見你，」女用人枯皺着臉孔說。

「唔，難道她病的很重嗎？」我忽然心頭一涼，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來。

正在這時候，剛才我聽見的咳嗽聲音，又在二門裏邊響了。女用人立刻把大門關上，隔着門小聲問我：

「先生，快說，你住在南關吧？」

我在門外邊聽了一聲。同時感覺到這事情一定發生了不幸的變化，全身的肌肉都顫顫的蠕蠕起來。我還沒有來得及說一句話，便聽見老頭子在二門口嚴厲的問道：

『找誰的呀？』

『沒有人找誰；』女用人趕忙遮掩說，『隔壁王二哥來借斧頭，我告訴他說斧頭叫李掌櫃借去還沒有拿回來。』

『唔，王二走了沒有？』

『走了。』

『你來，』老人吩咐說，『把淑梅的藥煎好。』

『姑娘不肯吃藥，煎好了有啥用？』女用人一面向裏走去，一面小聲的咕唧說。

『不願吃也得吃，由不得她的意！眼看着日子就要到，帶着病怎樣辦喜事？哼！』

我覺得腿骨突然一軟，大地也同時在脚下旋轉起來。我忽然什麼都明白過來，忽然又糊塗了，而且幾乎要發瘋了。

我像本頭似的在大門外站了片刻，眼睛又茫然的凝視着門心上褪了顏色的破紅紙。

我絕望的把緊閉着的黑漆大門推了推。並沒有一點動靜。但是我心裏有一點恐懼，再沒有勇氣用指頭去敲敲大門，雖然我恨不得一拳把大門捶碎。

我咬着牙齒，搔着頭髮，絕望和憤怒使我在大門外像瘋子似的不停的走動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覺得我的胸腔要爆炸了，喉嚨要爆炸了。我不住的咂着嘴唇，不住的發出來短促的，悲憤的嘆息。

我幾乎要大聲的呼叫我愛人的名子；我幾乎要因為極度的悲憤而哭泣起來了。然而我却突然的，低聲的，陰慘的苦笑幾聲，踉蹌的離開大門了。

我跟蹌的在街上走着，腦海裏像塞滿潮濕的，沉重的木頭一樣。我心裏想着要回到旅館去，却糊塗的在街上轉着彎子，並幾乎衝在一家藥舖的招牌板上。

在逐漸濃重的暮靄中走到我住的旅館門口，然而我却不知道走進去，又踉蹌的向前去了。我的挑伏在後邊叫我一聲；我猛然抬起頭，轉過臉來，望望他，望望旅館的招牌，茫然的笑了。

我爲什麼要笑，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不過我彷彿清醒了一點兒，跟着就捶着胸脯噓出來一口長氣，走進旅館，走進我的房間了。

我坐在桌子邊，一隻手支着腮巴，眼光注視在小油燈上。一會兒我在肚子裏安慰自己說：大概又是在做夢吧。從前就做過幾次惡夢，醒後覺得怪可笑的。但跟着我又對自已譏諷的冷笑了一笑，把那種可憐的安慰否定了。

我那個善良的挑伕走進屋來，規規矩矩向我行個禮，於是噴着酒氣，嘻嘻的問道：「就在此地結婚吧？」

「誰結婚？」

「你在路上告我說你要到此地結婚，結了婚就到重慶去。」

「呵，那是我對你說着玩的，」我枝梧說：「我早已結過婚了。」

「我不信，」他打了個酒隔又繼續說，「我看咱們還得另外找房子，在這個小旅館裏辦喜事可不大講究。」

「別胡說，」我說，不由的把臉孔拖長下來。「我在此地看一個朋友，只住三天就

走。」

「真的？」他詫異的問道，同時收斂了臉上的笑容。

「聽。」我又重複說：「至多住三天。」

「那我明天還得到街上買個好扁担。這個扁担是問老百姓找的，磨得肩膀疼。」

「你叫茶房去給我打四兩酒來。」

「是。買點什麼菜？」

「買點醬牛肉和豆腐乾。」

「是。要是買不到醬牛肉？」

「隨便買什麼都可以，不要菜也可以！」我不耐煩的說道。

「是。」

他剛剛走出屋子又回來問道：

「你吃過晚飯沒有？」

「你呢？」

「我想着你不會回來吃飯，我自己在小飯館裏吃了。」他眨了眨眼皮說：「到館子裏給你叫一盤炒肉絲，一個酸辣鷄蛋湯，一盤米飯好不好？」

「我不想吃——我也吃過了。快叫茶房去把燒酒跟牛肉買來。」

「是。」

他又退出去，一邊向外走一邊低聲的喃喃說道：

「我自己到街上買去，茶房都靠不住。」

「一個茶房同我的挑伕打個碰頭，匆匆的跑到我的門口向我說道：

「先生，查店的來了。」

話沒落地，一羣軍警走到我的門口。有幾個還擠進了我的房間裏。一位下級軍官捧着店簿子笑咪咪的向我問道：

「同志，從淪陷區來的？」

「是的，從敵後，」我回答說。

「到此地結了婚以後還去吧？」

我的臉紅了起來，吃吃的說：

「誰，誰結婚？沒有的事！」

軍官覺着奇怪的看了我一眼，隨即轉過頭去向茶房生氣問道：

「你在這簿子上是怎麼寫的？」

茶房也吃驚的看了我一眼，立刻慌了手脚，喃喃的說道：

「我不知道。我去叫賬房來，店簿子是他填的。」

「快一點！混蛋！」軍官罵道，同時皮靴子後跟在地上吧噠一響。

「不必叫賬房來，」我攔住說。「我想是我的挑伕弄錯的。」

「呵？」軍官又轉臉來注視着我。

「我一到此地就出去找個朋友，一定是我的挑伕招呼賬房這樣寫的。」

「他怎麼敢這樣胡鬧？」

「他一定是喝醉了，故意同賬房開個玩笑。」

「請把你的護照拿出來！」

他把我的護照拿近小油燈邊，從頭到尾一個字一個字的研究一遍，然後不高興的擲在桌上，帶着弟兄們走了出去。

跟着，我的挑伙拿着一把酒壺，一個小紙包子，在門口出現。他站在門檻邊說道：

『報告！一個女人要來見你，見她不見？』

『呵？』我的心立刻狂跳起來。『叫她進來！』

『進來！』他向外邊喊了一聲，隨着進屋來把酒壺和小紙包放在桌上，退到門後規規矩矩的立正着。

兩點鐘以前同我見過的那位女用人慌慌張張的進了我們的屋子，嘆息着說道：

『把家家旅館都跑過，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要不是在門口碰見這位老總……』

我立刻截斷她的話頭，轉過臉去對我的挑伙說：

『你跑了一天，快去休息吧！』

『是。』

等挑伙走了後，我拉一個凳子給女用人，我自己也好像支持不住的坐了下去。

「坐下，」我說。「你來有什麼事情！」

「是姑娘打發我來的。」

「呵？」我的身子突然的探向前邊，小聲的：「你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唉！誰也不怨，只怨姑娘一時鬼迷了心竅，要回來看看，自己投到羅網裏！」

「是不是她父親逼着她同誰結婚？」

「同她的表哥！」女用人說道。「日子已經擇好了，就在下月初三，還有十天！」

「她什麼主張？」

「你說是姑娘？姑娘任死也不答應，天天的等着你來，等你來了快想個辦法。先生，你們男人家辦法多，趕緊想法救一救姑娘，要不的她就要尋短見死了！」

「死？……………」

「是呀，姑娘早就想死，可是她總盼着你來了想個辦法，她說：「我在死以前要見他一面。」唉唉，姑娘的心可完全在你身上，比石頭還要堅固！」

「唉，一失足，一失足……」

我痛苦的嘆息着，喉嚨裏壅塞起來。對面的女人不住的用手背拭着眼淚。

「你想想，看有啥法子沒有。」她硬咽着說，「姑娘已經兩天多沒有吃一點東西，今天晚上知道你已經來了，她才肯吃下去一小盃稀飯。可是她不能跟你見面，吃過稀飯又倒下去哭起來，把一個枕頭全哭濕！」

「她，她，她病得很厲害？」

「她，她，她一點病也沒有！」女用人不住的搓着大手，顫聲的說下去：「她看等一天等一天等不着你，她表哥又天天跑來纏她，她就說自己有病，任啥東西都不進口，賭氣要把自己活活的餓死。你先生來得正好；你要是晚來五天，一輩子別再想想同她見面！」

我靜靜的低着頭，痛苦的把牙齒咬了片刻，才又抬起臉來問道：

「她表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回來有十天了，專爲着結婚回來的。」

『她媽的！』

我不由的憤恨的罵出聲來。這一剎那中，我後悔臨走時把手槍送給了朋友，要不然，我準會跑去把她的表哥一槍打死。

『先生，姑娘叫我來找你，請你快想個好辦法……』

『你別急，你別急。讓我想一想，想個好辦法！』

『快想吧！我出來時老頭子問我往哪兒去，我說出來給姑娘買一張頭疼膏藥；回去遲了，老頭子知道了可不行！』

『唉唉，我想，我想……我沒有好辦法！』

『沒有好辦法？』她絕望的望着我，『姑娘可是要死了！』

『都，都，都死吧！』我伏倒在桌子上，眼淚像泉水一樣的流了出來。

『不能死！』一個聲音突然在門口說道。『你馬上寫個電報，我打個燈籠送到電報局子去。』

我抬起頭來，看見我的挑伏規規矩矩的站在門檻裏邊，腮巴上的肌肉緊張的打着瘡

「事不宜遲，」他催促說，「馬上就把電報打出去！」

「給誰打電報？」

「給我們總司令。」

「呵？」我越發糊塗起來。

「把這事情報告總司令，他會有辦法的。」他吃吃的解釋說。

「他會有什麼辦法？」

「他可以給這裏縣長來個電報……」

「唉，你不懂，睡覺去吧！」

「是！」

他向我行個禮，從房間裏退了回去。女用人跟着說道：

「先生，你好好想一想，明早我再跑來一趟。」

「好，好。」我說，「明早晨請淑梅同你一道來，我們見一見。」

『唉，誰知道她能不能來！』

『無論如何，請她設法來一趟。』

『好，好，就這麼說，我走了。』她遲疑的望着我，向門口退去。

『等一等，等一等，我，我……』

『你還有啥話囑託？』

『等一等，讓我想一想，想一想……唉！我的腦子，』我用拳頭槌着後腦，『亂得跟牛毛一樣，什麼也想不起來！』

『你不要太難過。』她安慰我說；『千里姻緣一線牽，只要前世注定你倆是一對人，別人打一道鐵牆也隔不住。』

『我，我，我還有一句話；不，我想不起來還有什麼話……我的心要炸，要炸！』

『你千萬靜一靜！萬一憂愁壞了，姑娘可是更難過。』

『好。』我沒有力氣的說道，『我想不起來要說什麼話，你走吧。』

『那就這麼說，我走了，我走了。』

女用人剛走出房門，我忽然又叫道：

『不，請你等一等，等一等！』

『呵呵。』她回過頭來半驚半喜的望着我，『你想起來辦法了？』

我半癡半迷的看了她片刻，哽咽的低聲說道：

『我沒有，我沒有……』

『你休息吧，我走了。』

『你走吧！』停一停，我又說：『明天早晨同姑娘一道來！』

『知道了。唉唉！』

望着女用人走出了旅館的院子以後，我痛苦的伏在桌子上，抓起來酒瓶子向肚子裏拚命的灌起來。我的挑伙忽然又出現在我的旁邊，小聲說道：

『那個紙包裏是牛肉同豆腐乾，花生米沒有買到。』

我沒有理他，也沒有打開紙包，一股氣把酒喝完後，向床上倒了下去。他又小聲問道：

『現在洗腳不洗？』

我仍然沒有理他，用雙手把眼睛蓋了起來。

『馬上就沒有熱水了。』他說，『茶房快要封爐子了。』

我從指縫中用模糊的眼淚望着骯髒的破頂棚，勉強用鎮靜的口氣回答說：

『我今晚不洗腳了。』

『不洗？跑了一整天，洗一洗解乏的。』

『睡去吧，』我不耐煩的說道，『別打攪！』

他輕輕的嘆息一聲，沒有肯從我的房裏出去。停會兒他又說道：

『我每天晚上吃畢飯就困得要命，躺下去睡得跟死人一樣，可是今晚，今晚……』

唔，我現在去把洗腳水端來吧？』

『走吧，』我命令道，『把我的門關上！』

『是！』

把善良的挑伕趕走後，我用被子把全身蒙了起來，不久，桌上的小油燈也因為油盡

而自已滅了。整整一夜我沒有合上眼皮。一會兒幻想着同我的愛人一道逃走；一會兒幻想着用手槍把她的表哥打死（雖然我身上並沒有手槍）；一會兒幻想着她母親幫助她同父親鬥爭，終於使他得到了勝利；一會兒幻想着她自殺了；一會兒又幻想着她表哥自己讓步。甚至我想過了各種荒唐的奇跡，只有在傳奇小說中才會出現的偶然情形。我憑着這些幻想安慰着自己，消磨盡長得怕人的失眠之夜。

終於從附近的三四個地方，發出公雞的叫聲了。我立刻伸出頭來望望窗子，窗上依然同屋裏一樣昏黑。好像已經坐過了很長時間的牢獄，在叫人快要瘋狂的愁苦和焦急中，簡直不知道應如何打發盡這餘下的一部分徒刑日子。於是我決心不再枉費精神去胡思亂想，凝望着幽暗的窗口，仔細的數着鷄聲，並同時留心着街上的動靜。然而這情形並沒有維持多久，又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推進胡思亂想的大海裏邊，用力掙扎了一陣之後，深深的沉入海底了。

隔了很久很久時間，在我的心上就像是隔了整整的一年一樣，公雞叫第二遍了。又隔了很久很久時間，彷彿時間用着疲倦的，慢吞吞的脚步又走過了一年，公雞叫第三遍

了。於是窗紙發白了，樹上的烏鴉啼叫了，街上有人咳嗽了，附近菜園中有水桶碰在井沿上發出叮當的聲音了……一會兒，有一個茶房起來打開大門，並生起茶爐子了。

我長嘆了一口氣，捏緊拳頭像憤怒似的伸了個懶腰，從床上跳了下來。由於頭暈目眩和四肢疲困，在床前邊踉蹌了幾步。又跌進椅子裏邊。「昨晚上的事情不是做夢吧？」我心裏邊問着自己，垂下頭去。我的腦筋實在疲乏得厲害，隔了一夜的事情，想起來就像是隔得遙遠的往事一樣，有點兒朦朧朧。不過只朦朧了片刻工夫，我忽然提醒自已說：「快要水洗臉，她馬上就要來了。」於是我的眼睛又明亮起來，身上又恢復了生命的活力，第二次捏緊拳頭伸了個懶腰。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準備到茅廁去。但還沒有移動脚步，忽然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大門口同茶房說了一句話，匆匆忙忙的跑到我的窗子外邊，輕輕的敲着窗子的問道：

「先生，起來了沒有？」

「她們來了！」我心裏叫道，心跳得非常厲害。像一陣驟雨打在身上，我胸口緊張而舌樞收縮，一時說不出一句話來。

『先生……』

『呵呵，進來！進來！』

我終於用力的向窗外回答了。爲着要竭力的使自己保持鎮靜，我緊緊的抓着桌子角，沒有敢撲過去把房門打開。但是由於過甚的興奮，我的聲音却帶着哽咽和微顫，並且連我的腿，我的手，都在輕輕的打着顫抖。

『門開了嗎？』女人的聲音繼續在外邊問道。

『呵呵，進來！』

我的門被推了一推，但沒有推開。

『先生……』

『呵呵，我來開！我來開！』

原來夜裏我曾經起來過一次把門上了門，現在才恍然的想了起來。

『淑梅……同你一道來了嗎？』我一面急急的拉着門門一面問着。

門外邊含糊的應了一聲。

「她一道來了？」我又問，手和嘴唇顫抖得越發厲害。

「在街上等着。」門外邊回答說。

「怎麼，門拉不開了呢？」我小聲叫着，急得把木門搖晃得砰通砰通的響着。

原來應該向左邊拉門，而我却一直向右邊死拉，越是急偏越是耽誤時間。等我把房門打開以後，我看見我的面前站着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並不是昨晚上來的那位女人。不知是由於羞怯還是由於冷風吹的，小姑娘的兩頰紅得同蘋果一樣。她向我打量一眼，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遞給我，並且說道：

「給你送一封信來，有回話沒有？」

「你快去請她進來！」我顧不得看信，重複說；「快請她進來！」

「她在同她的男人說話，」小姑娘說，「叫我來送信。」

「你說誰呀？」我詫異起來。

「你說誰呀？」小姑娘也詫異起來。

「我說的淑梅。」

『她？』小姑娘天真而又鬼祟的微微一笑。『她在家裏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我失望的叫道。『那麼你說誰在街上等着？』

『我說是胡乾娘，昨天晚上來的那個女人。她在街上碰上她男人進城來賣柴伙，她同他站在街上說起話來，叫我來送信給你，還問你有沒有回話。』

『呵呵。』我一面忙着折信，一面隨便問她：『你是誰？』

『我是春喜。』

『呵呵，嗯，嗯……』

我的眼睛忽然在信紙上明亮起來。把一封短短的信連讀了三遍，我忍不住快活的說道：

『好的，好的，夜間來，一起走！』

我把信裝進口袋裏，在屋裏興奮的走來走去，嘴裏不住的喃喃着說：

『一起走，一起走，管她媽的遠走高飛！』

小姑娘吃驚的望着我，望了半天，忽然問道：

『你們往哪兒走？』

『只要她能夠離開家庭，我們想往哪兒就往那兒！』

『遠不遠？』

『當然是越遠越好。』

小姑娘若有所思的低下頭去，慢慢的搓弄着一雙因工作和受凍而龜裂的大手。我忽然發現了自己因過於興奮把祕密說了出來，很後悔的看着小姑娘囑咐道：

『春喜，可千萬別走露風聲！』

『我知道，』她把頭輕輕一點，沒有看我。

『春喜，』我又說，『我很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你家裏還有人沒有？』

『奇怪，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小姑娘看着我，眼睛裏閃着光輝。

『淑梅在信上提到過你。』

『姑娘在信上提到過我？』

『她說你很有趣，還說你很可憐。』

「姑娘是好人，」她低聲說。

「你家裏還有人嗎？」

「不知道。」她的頭又低了下去。

「父母呢？」

「不知道。」

「爲什怎一點也不知道？」

「還是在我不記事的時候，爹媽逃荒從這兒經過，把我賣在這兒，以後就沒有消息

。」

「聽說再等一兩年，淑梅的父親要把你收房了，真的嗎？」

「鬼話！」小姑娘的臉孔登時紅到頭髮根。「姑娘把什麼都寫到信上去！」

我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快活，忍不住哈哈的大笑起來。

「我要走了，」小姑娘說道，「帶什麼回話不帶？」

「帶的，帶的。」我趕忙收斂了餘笑說：「你稍微等一等。」

我從日記上撕下來一頁白紙，俯在桌子上用鋼筆匆匆的寫道：

「爲着我們的愛，我們的前途，我們的自由和幸福，希望你能夠加倍的堅強和勇敢！」

在末尾的幾個字的旁邊加上了密密的一行小圈，然後我把這張紙摺起來，遞到了春喜手裏。「千萬別走露消息！」我小聲囑咐說，恨不得每個字都能像釘子一樣釘在小姑娘的心的深處。

她把頭點一點，同時用鼻子噙了一聲。彷彿我們兩早已就廝熟似的，她對着我把小嘴一撇，隨即活潑的扭轉身子，擺動着拖在兩肩的黑油油的頭髮辮子跑開了。

「喂，小心點。別把信失掉了！」我不放心的在她的背後大聲囑咐着。

「我偏不小心！」

她佻皮的回答說，頭也不回的跑出旅館的大門了。

我的挑伕剛起床，睡眼朦朧的從房間裏走出來，同小姑娘在院子裏打個照面。他目送着她的早熟的背影跑出了大門以後，快活的走到我的面前問道：

「事情妥了嗎？」

「有一點。」我說，「我們很快的就要離開此地。」

「不在此地結婚？」

「不。一塊兒到大後方去結婚。」

「剛才來的可就是的？」

「什麼？」

「要同你結婚的那位小姐？」

「胡說！」我忍笑着說道；「喊茶房給我打水！」

我洗過臉走出旅館，在街上散起步來。

這是初春時節的一個明媚的早晨。萬里無雲鮮紅的太陽升到樹杪，和暖的照着大地。我的心中十分快活，舒展得像剛被熨斗熨過的一樣，像春雨後的稻苗一樣。正如同這早晨的陽光在眼前照耀一樣，一片燦爛的希望也在我的心上開花。

幾乎把小城市的街道走遍以後，我走進一家小館子吃過早飯。又喝了兩杯暖酒，心

頭上混和着春意和醉意，飄飄然回到旅館裏，倒頭便睡了。

醒來，已經是太陽偏西時候。

我十分無聊的，渾身懶倦的，在桌子旁邊坐下，不住的喝着開水，打着哈欠。我覺得心裏很空虛，然而這種空虛却不是食物能夠填滿；這分明是在我的生命中缺少了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在科學上還沒有給她起出名字。

我的挑伏輕腳輕手的推開房門走進來，恭恭敬敬的向我行個禮，問我要不要吃東西。我漫不經心的望了他一眼，搖搖頭，用一種冷淡的表情把他從房間裏趕了出去。

隨即，我從枕頭邊拿起來一本詩集，翻到我平素最愛的部分讀去。但讀了不到一頁，字在我的眼前逐漸的糲糊起來。於是我把詩集輕輕合住，拋在床上。

跟着，我從皮包裏掏出信紙和信皮，從懷裏掏出鋼筆打算寫信。但忽然我問自己道：『給誰寫信呀？』於是我猶豫起來。過了一會兒，我在信上畫了一個女人頭部的輪廓像，沒有完成。把鋼筆從新插進懷裏了。

忽然，像記起來一件重要的事情似的，我從口袋裏掏出來我的愛人寫給我的那個字

條子。仔細的重讀幾遍。我小心的向門上望一眼，向窗外聽一聽，都沒有有一點動靜。於是我帶着初戀的狂熱心情在她的名子上吻了吻，把這張字條子放回口袋。

最後，我茫然的望着窗子出起神來。窗外有一株石榴樹未發芽，影子映在窗子上，像淡淡幾筆水墨畫。我用心用意的欣賞着這幅圖畫。時間在窗格子上慢慢的滑過去，而我的目光也隨着樹影子在不知不覺間移到窗子的一邊了。

就這樣，我無聊的等待着夜的降臨。終於，滯留在窗子上的陽光逐漸的，逐漸的，非常寂寞的向窗邊移去，在窗子上端的一個角落裏很快的縮小起來並突然消失了。窗子不久就暗下去，而小院裏暮色蒼茫了。茶房走進房間來，擦一根火柴，把桌上的油燈點着了。

吃過晚飯，把零碎東西整理一下，我靠在床上，如飢如渴的等待着她的到來。比黃昏前越發的無聊和焦急，每過一分鐘就像是過一個整年。後來我覺得實在痛苦得不能忍受，便從腰裏掏出錶來，看着秒針有規律的繞着圈子跳躍着走動。但我看着秒針是那麼的吃力，走一個小圈子需要長得差不多像半天的時間，我又愁悶起來了。我一邊繼續的

看着秒針走動，一邊向外面注意着人聲，一邊在心裏盤算着逃走辦法。每隔幾分鐘，我就忍耐不住的發一聲聲嘆息。

我的挑伙喜皮笑臉的走進房來，向我行個禮，擺着立正的姿勢說道：

「官長，你結婚以後我跟着當勤務好不好？」

「好的，」我漫不經心的答道。

「我當了兩年運輸兵，沒有給家裏寄一塊錢。兩個月前女人來了一封信，信上說：見信後即速寄錢回家，要不就自己請假回來。你想，現在抗戰期間，我怎麼能夠請假？可是錢也沒有的；連穿草鞋的錢就沒有，哪有錢寄回家養老婆孩子？」挑伙說着說着就把臉孔拉長下來，不再喜皮笑臉的了。

「你女人在家中，一定也是沒有辦法，」我枝梧着說。

「家裏還有一個老母親，三個小孩子，可是在兩個月前就沒有一把米啦。」

「還有一點田地麼？」

「嚇，中什麼用呵！祖上一共留下來三畝七分地，出產的東西還不夠繳給保長！」

「唔。」我心不在焉的：「你不願幹運輸兵了？」

「官長，我想跟着你老當勤務。」

「爲什麼？」

「唉！人過四十歲，氣力不行了！」

「當勤務自然比較……」

「你看我行麼？」

「行的。」我說：「桌子上有錢，去給我買兩隻牛油臘去。」

「燈裏還有油哩。」他說，「夠點了。」

「我要熬夜。」

「別熬夜了，你今天臉色很蒼白！」

「今天夜間有事。」

「熬夜傷身體，明天辦不行嗎？」

「一定得夜裏辦，明早天不明我們就離開此地。」

「明天不住了？」

「大概不住了。」

「事情呢？」

「今天夜裏決定。」

「那，那，我去買臘去！」

我的挑伕向我行個禮，笑嘻嘻的正要往外走，茶房走進屋裏來向我說道：「有人找！」隨即有一個做生意打扮的年輕人提着一盞紙燈籠，出現在茶房背後，面皮上堆着微笑。

「東家太太請你先生過去坐坐，」來的人恭敬的小聲說道。

「誰呀？」

「淑梅的母親。」

「呵？」我驚訝的望着這位打燈籠的人，心裏想着：「她怎麼會曉得我來了呢？」

「她現在在舖子裏等着，打發我來請你先生過去。」

我不曉得是高興還是害怕，心砰砰的跳了起來。

「遠不遠？」我遲疑的問道，但實際上不管遠近我都要前去。

「很近，很近，一轉彎就到。」

我跟在燈籠後邊，心裏七上八下的，離開旅館了。當快走出大門的時候，我聽見我的挑伏和茶房小聲談着：

「妥了！妥了！」挑伏快活的叫道，「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

「是說媒的嗎？」

「是老丈母找女婿談話的！」

「這可是一門遠親戚……。」

「……。」

果然在冷清的街道上走了不遠，轉了一個彎子，那位年輕人就把我帶進一家舖子裏邊。這是一個在小城市中還算不小的藥舖。從前我曾經聽我的愛人談過，這藥舖是她的祖父時候開的，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我一走進去，賬房先生同夥計們都紛紛的站了

起來，很客氣的向我招呼，這使我變得越發的勇敢起來，原來存在心頭上的不好的猜想都一掃而空了。

我立刻被帶進一間小小的、乾淨的套房裏邊，淑梅的母親就在這兒等候着我。她約摸有五十歲以上年紀，是一位心地賢慧而性格憂鬱，雖然通達人情而遇事情卻沒有主張的好女人。一見我走進套房，她趕忙從椅子上站起來，很親切的讓我坐在她對面的靠椅上，好像看見她久別歸來的晚輩似的。藥舖相公（學徒）在我的面前倒了一杯茶，遞給我一支烟，退了出去。套房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摸不着她找我來是什麼意思，便只好拿一句寒暄話開始了我們的談話。

『伯母近來身體很好？』

『託福，託福。你父母可都好？』

『都很好，不過母親時常有點小病。』

『唉。跟我一樣！』她問道：『她今年多大年紀？』

『五十二歲。』

「現在他們在什麼地方？」

「都在家鄉。」

「聽說你的家鄉已經淪陷了？」

「已經淪陷一年多了，地方上亂得跟牛毛一樣。」

「你爲什麼不把他們接出來跟你一道？」

「我一直在戰地東奔西跑，生活極不安定，接他們出來更沒有辦法。」

「不過你們年輕人不懂得做父母的心。」他嘆了口氣又接着說：「俗話說：『貓老

吃子，人老惜子。』做父母的只要能跟孩子在一道，一天喝盃涼水也甘心情願。」

「是的，我的母親也是夜裏做夢都在想着我。」

「看看！你們年輕人只曉得在外邊快活，可知道做父母的在家中兩眼望穿！常言道：『母行萬里兒不究，兒行千里母擔憂。』要是孩子遠在外邊，老人在家裏縱然吃盃龍肉，嘴裏也不會有什麼滋味。一聽說孩子在外邊有什麼三長兩短，那就抓心抓肝的坐臥不安，飯不能吃，覺不能睡，天天東廟燒香，西廟許願，抽籤問卦。你看，我這鬚角的

頭髮就是因爲操孩子的心，早早就花白起來的。」

「是，是。」我很感動的望了望她鬢角邊的蕭疏的花白長絲，又望了望她那一雙慈善的，有一點兒濕潤的眼睛。

「你有幾年沒有回家了？」她忽然向我問道。「抗戰以後就沒有回過家吧？」

「還是抗戰前兩年回去一趟，現在已經有五年了。」

「噫，五年了！」她驚訝的睜一睜嘴唇。「難道你不想家嗎？」

「因爲工作忙，想家的時候很少。」

「嚇！」百行孝當先，「工作忙就不想父母了？」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才能夠使她滿意，便像一個大孩子似的嘻嘻的笑了一笑。

「從前淑梅的哥哥也是如此。」她用袖頭擦一下大眼角，繼續說道：「如今要是他還在世，已經整三十歲了！——他十八歲那一年跑到上海讀書，才去那兩年還好，後來鬧起什麼革命來，書也不讀了，信了不寫了，把父母忘在腦後了。我爲他哭了幾年，幾乎把眼睛哭瞎！」

「是的，我聽淑梅談過。」

「你想。」要兒要女防備老；「到現在我同他爹都是五十歲以上人了，看見別人家兒孫滿堂，心裏邊就難過起來。人在世上過的什麼？還不是過的兒孫？有人有世界；沒有人，一切打算都是空的。沒有兒子，家裏縱然有金山銀山，也沒有一點意思。現在俺們老倆既然沒有兒子依靠，只好依靠女兒。可是，女的終是女的，十個女孩子也不如一個男孩子！」

「現在女孩子跟男孩子也差不多。」我安慰她說。但同時我又在心裏邊問道：「她爲什麼只談題外的話呢？」

「如今既然只有這一個女孩子。」她繼續說道，「也只好把她當寶貝看待。這幾年她在外邊讀書也好，工作也好，我沒有一刻不爲她操心。黃昏時候我站在門口看着街上遠遠走過的女學生，只要看見有一個跟她差不多一般高的，就疑心着她回來了。天氣稍微冷了一點，我怕她在外邊自己不知道多穿件衣服，天氣熱了一點，我又担心着她沒有軍衣服更換。我只有她這一個親人……」

她忽然抽咽起來，眼淚成串兒的滾在臉上，不住的用袖子擦着。我心裏十分迷亂，不知道這幕戲將怎樣發展下去。不過我深深的受了她這種母愛的感動，不由我垂下頭去，嘆一口氣。

『你老人家不必難過，』我喃喃的說，『她現在不是在你的跟前嗎？』

『可是現在世界跟往年不同了。』她哽咽着說道：『現在的女孩子就像是喂的一隻鳥兒，只要她翅膀一長硬，什麼時候想飛——就吐嚕一聲從你手裏飛走了！』

『不過，不過……』我想不起來應該怎樣說才好。『不過淑梅對你倒十分孝順。』

『你想我做母親的多難，如今遇到事頭上我一點主意也沒有！』她繼續說下去，好像完全沒注意我的安慰話。『我知道你們倆感情很好，你這一次也全是爲了她才千里迢迢的從淪陷區跑來。我不是糊塗老的，我不能在婚姻大事上全不管孩子意見。既然叫她上了洋學，我怎麼擋住她婚姻自由？她自己找一個女婿，那怕是個窮光蛋，只要兩個人情投意合，也可以快快活活的過一輩子。別人替她選一個，她不中意，豈不是活活的把她推進生氣坑裏？我做母親的什麼都想得到，不跟她爹一樣的咬着鐵釘打滴溜，一味頑』

固，就不向孩子那方面想想。」

『是的，伯母是明白人；像伯母這樣能替孩子着想的母親實在不多。』

『唉，你還不明白我的作難！那方面是我的外甥子，她姑姑也只有這一個孩子。起小，她姑姑就看重她，她表哥也待她極好。雖說她現在不愛她表哥我做母親的也不能勉強她愛，可是她爹同她姑姑攪成一股繩子要成全這門親事，我胳膊扭不過大腿！再說……』

『伯母一定得給淑梅作主！』我大聲說道。『這事管關乎淑梅的終身幸福，萬不能逼她跟她自己不愛的男子結婚！』

『可是俺們這一族的幾個老年人都倒在她爹跟她姑姑那一面，我一隻巴掌拍不響，一個蠅蚤頂不起臥單！再說，再說……』

『伯母！伯母！』我截斷她的話，幾乎是哀求地說；『你千萬要拿定主意！拿定主意！』

她看了我一眼，嘆一口長氣，不住的擦着眼淚。

『可是我又想了』，她哽咽說。『她如果同我的外甥子結婚，日後生活上可以不要

我替她操心。再說，他們倆口子常在我眼皮底下，不管她爹以後娶小婆也好，收丫頭也好，我自己總還有個靠山，不至於下半輩子成了一個孤人。」

我決沒有想到，幾次在她嘴裏吞吞吐吐的「再說」二字，竟然是這樣一個轉筆；這轉筆對我簡直是一悶棍打在頭上，使我幾乎暈倒下去。我瞪大着眼睛望着她，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覺得面前的椅子，桌子，茶几，床舖，茶几上的高莖銅燈，燈影下的這位眼淚模糊的母親，以及這小屋的四面牆壁，頭上的頂棚和腳下的土地，都跟着蒙上一層暗淡的陰影，並且像突然從空中落下似的，搖晃得非常厲害。「我別是又在做夢吧？我心裏問着，『難道這是真的嗎？』於是我用力的抓緊靠椅邊的什麼地方，爲的要認譏我所抓住的是不是真實的東西，雖然我像喝醉酒似的感覺麻木，但是我的熱手掌仍然能感覺到那抓在手裏的東西是光滑的，冰涼的，是木頭。「這好像不是夢！」我的心曠息着說，隨即用兩隻手掌把發燒的臉孔搓一搓，同時用一口唾沫潤了潤乾澀的喉嚨。

『不過，要看淑梅自己的意見……』

我十分艱難的說出來這句不完全的話。已經用盡了最大的力氣，不能夠繼續下去了。

。從我自己嘴裏吐出來的這些字又顫抖着跳進自己耳朵裏，使我自己感到羞恥。「多麼的軟弱無力！」我在肚子裏對自己嘲笑着，不僅嘲笑我剛才那句話內容空洞，而且也嘲笑我說話的聲調中竟帶着幾分哀求意味。然而，我除掉在肚裏嘲笑一下自己，却再也想不出一句稍有力量的話來挽救這種危局。我的腦海裏同時想起來許多話，許多問題，而同時什麼也沒有想起來。好像，它，我的腦海，同時被裝得滿滿的，而同時又十分空虛；同時春潮凶湧，而同時又是一片死水；同時燃燒着熊熊火燄，而同時又只是一點兒灰燼罷了。我端起茶杯子，用顫動的嘴唇呷一口冷茶，嚥下肚去。因為我感覺到自己的手指在微微顫抖，所以端茶杯時我拚命的把杯子拿緊，放茶杯時我也是出奇的小心謹慎，深怕打破了茶杯更加笑話。在放下茶杯以後，爲要使對方覺得我心平氣靜，我故意使臉上流露着一絲微笑（我何嘗不知道這微笑極不自然！）和一種淡漠的表情，把眼睛移到窗子上，偷偷的從鼻孔呼出來一股長氣。

她大概也看出來她的那幾句話對於我發生了多大影響。好像不忍見我過於絕望和傷心似的，她一面站起來給我倒茶，一面像慈母般的詢問着旅館裏是否舒服，和要不要從

家裏送一床厚一點的被子給我。這種關心對於我就像是一隻母親的手撫摸着孩子的頭頂，一方面使這個孩子的憤怒和痛苦消釋，得到安慰。一方面又使孩子的眼眶裏充滿着更多眼淚。一個人不管他閱歷的世故多深，在自己的戀愛問題上却往往天真得可笑。這時候，我由於感激着她的慈愛，便忽然又覺得婚姻問題依然是很有希望。於是我又勇敢起來，很幼稚的向她說道：

『我同淑梅的關係，伯母既然很知道，千萬請伯母爲我們兩個的幸福着想。我相信淑梅如果被強迫着跟另一個人去結婚，即讓她不自殺，也會一輩子痛苦下去。』

『唉唉！她是從我自己身上掉的一塊肉，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撫養大，她的性情我難道不曉得？可是事到如今，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正需要你老人家做主！』

『我爲這事前思後想，心都操碎，好些夜不能睡眠，可是我想不出好的辦法。』

『我覺得應該尊重淑梅自己的意見，看她自己願意同誰結婚。』

『女孩子嫁人不是像走路一樣。路走錯了還可以回頭再走。人嫁錯了可是一輩子完』

了。」

「那麼你到底準備怎麼辦？」我有點兒激動起來。

「我今晚請你來就爲着這件事情，爲着這件事情。」

「怎麼辦？」

「我想，我想……」

忽然有人在窗子上咳嗽一聲，把她的話頭打斷。

「誰呀？」

「是我，」窗外有男人聲音回答。「請你出來一下」

我的愛人的母親立刻變了顏色，慌慌張張的走了出去。隨卽我聽見他們在窗外邊小

聲談話：

「大奶，你快點回去！」男人聲音喘着氣說。

「我的天！又出了什麼事情？」

「老東家在同姑娘生氣。你快回去！快回去！」

『這個老昏君！』母親用哭聲說：『我不管，讓他們隨便鬧去，把天鬧塌我也不管！』

『你不管怎麼成！要不是姑姑有病，我看他早就把姑娘從床上拉下來打個半死不活！』

『唉唉，我看他存心想把俺母女倆逼死！』

『你快點回去！姑娘哭的真可憐，連今天來的那個做針線的鄉下女人也站在旁邊不住的掉淚。姑娘叫我出來找你來……』

『找我！老的頑固，小的不聽話，找我有什麼辦法！』

『你回去把老東家勸勸。他這樣鬧法，故意給姑娘病上加病，我看姑娘會尋短見。』

『我的天呀！我的命多苦呵！』母親小聲的抽咽起來。

『大奶，快點回去吧！』

『回，回，我不能讓老昏君把我的女兒活活逼死！』

這談話又繼續了片刻，但聲音却小得使我連一個字也聽不出來，只聽見那個男人最後驚嘆的咂一咂嘴唇。我猜想着大約是母親告訴那個男人說她正在同我談話，而那個男人一定對我這個人和我的到來很感興趣，順便向母親詢問了一些什麼。這猜想馬上就被證實了，因為當母親進來的時候，我從小窗上的破紙縫中發現了一隻好奇的眼睛在對我窺探。

我裝做什麼都沒有聽見，從椅子上欠一欠身子迎接我愛人的母親坐下以後，努力用平靜的低聲說道：

『請伯母繼續說下去。』

『唉！』他嘆一口氣。『我剛才說到哪兒啦？』

『伯母今晚找我來的意思是……？』

『呵呵，你看我這記性！』她又嘆了一口氣，竭力使自己鎮靜下來。『好幾年我常想能跟你見見面，我這一點盼望對淑梅講過幾次。我只有這一個女兒，也只有這一個親人。她的終身大事懸着一天，我的心上就像有一塊石頭壓着一天。你們年青人看事情不

週到，處處得老年人替你們操心；尤其是那淑梅，完全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所以我這次跑了兩千里路，」我截斷她的話說。「特意來到伯母跟前解決我們的婚姻問題。」

「你沒有來以前我就風聞着你要來，我問過淑梅幾次，她不肯告訴我實話。可是女孩子的事哪能夠瞞過母親，除非她遠在天邊。」

「是的，是的。」我望着她的慈祥的眼睛笑了笑。

「你前天就來了，她今天還在瞞着我，直到吃晚飯時才知道。唉，事到如今，我只有找你，找你——呵，我既然能跟你當面談談，就可以少操許多心！」

我心裏很想問她：「你怎麼會知道我來了呢？」但爲着我更急要明白她對於我同淑梅兩人婚姻問題的主張，於是就壓下去那種好奇心，立刻問道：

「到底伯母的意思怎思怎樣？」

「我想……：唉！」

「怎麼樣？」

『我想你一定願意她過一輩子好日子。』

『那當然！』

『你不會忍心叫她跟我離開……』

『我不曉得伯母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你是個明白人，一定很可憐我這個爲兒女哭乾了眼淚的老婆子。』

『伯母的痛苦我很瞭解。』

『那就好說；』她忽然快活起來，『我現在找你來就是要把我這邊的困難向你講講，同你商量商量。我本來應該到旅館去看你才是，可是旅館裏人亂糟糟的，不是一個談話地方。』

『是的。旅館裏談話不方便。』我喃喃說，用眼睛期待着她心裏的話快點說出來。『我想請你……』她興奮的站起來，不自然的笑一笑。『唉，我說出來不知道你
能不能答應我。』

她的聲音變得很細微，差不多跟在喉嚨裏哽咽一樣。我的神經又緊張起來，但故意

裝做坦然的樣子，望着她輕輕的點一下頭。

「我想請你給淑梅寫封信，」她吃吃的說，「勸她好好的醫治身體，聽從媽的話……」

我的渾身顫抖起來。屋子裏的一切東西在我的眼睛裏突然變下去，好像隔了一層薄霧，又好像油燈的光亮特別的變得暗了似的。我眼睛發呆的望着她，嘴唇乾澀的蠕蠕着，用力說出來一句話：

「她的婚姻問題怎麼辦？」

「婚姻，」她小聲說，「她沒有回來的時候，老昏君已經獨斷獨行，替她訂了婚，現在木已成舟，叫我有什麼辦法？唉！」

「決定讓淑梅同她的表哥結婚嗎？」我憤怒的哽咽着問道。

「唉！」她坐下去擦着眼淚，「姻緣是前世注定的。」

「還能夠挽回麼？」我說，差不多要哭起來。「伯母，如果能夠挽回……」
她嘆口氣低下頭去，沒有回答。

『我認爲現在還來得及挽回，請伯母……』

我的話沒有說完，被門面屋中一陣突然而起的聲音打斷。首先是很急的拍門聲音，跟着，門開了，一個女孩子闖了進來。她喘着氣問道：

『我奶奶在哪屋裏？』

『在套房裏，』有人答道。

『春喜，』我愛人的母親大聲問道，『什麼事？』

門帘子一動，春喜的鮮紅的臉孔和一雙哭紅了的大眼睛從門框旁邊探進來，身子隱藏在門帘子外邊。看見我她大吃一驚，隨即把眼睛避開，慌慌張張的向我愛人的母親說道：

『奶奶，爺叫你快回去！』

老婦人臉色灰暗的從椅子上跳起來，一隻打顫的蒼白的手捺在茶几上，几上的空茶杯不住的發出來輕微的碰擊聲音。她問道：

『家裏……還在生氣嗎？』

「快回去吧！爺爺同姑姑……」

「我知道了。」老婦人用眼色止住她的話，轉過來對我說：「你看，我怎麼能活下去！怎麼能活下去！」

她不等我說話，就很快的走了出去。她帶着小姑娘走到院子裏，在窗子外邊，小聲問道：

「你爺爺知道這位先生來了麼？」

「他不知道。」

「可千萬別讓他知道！要是在爺的面前露出一絲風聲，那個老昏君……」

「他不會知道的，」女孩子答道。「你快回家去吧！」

「要我回去！」老婦人嘆一口氣，「難道就沒有別人勸勸他們？」

「表叔在家裏——」

「小聲！他又去咱們家裏了？」

以下的談話幾乎模糊得聽不出來，但我停住呼吸，憑着全付的注意力量，把傳進耳

采來的不連貫的模糊的詞兒連貫起來。她們是這樣談着：

『他去勸姑娘，姑姑罵他一頓。』

『將來，將來怎能和睦呀！你表叔惱了沒有？』

『沒出息，他會惱？他嘻嘻的笑起來，真不要鼻子！』

到這裏，我愛人的母親好像鬆了一口氣，稍微提高了聲音說：

『還是他的脾氣好，謝天謝地！要是他跟你姑姑的脾氣一樣，結婚後才叫我操不盡的心！』

春喜的聲音也稍微提高一點：『奶奶，爺叫你馬上回去。』

『好，好，咱們馬上——道走。』老婦人向門面屋裏大聲叫道：『田相公，點着燈籠

！』

我愛人的母親進來了。春喜躲在門帘子外邊，不好意思的從門帘子旁邊露出來半個臉孔和一隻眼睛，偷偷的向屋裏窺看。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望着我愛人的母親很鎮靜的，冷淡的說道：

『伯母，時候不早了，我現在回旅館去。如果事情不能挽回，我希望能夠同淑梅見一見面。』

『見面總是會見面的。可是，』她用懇求的眼光看着我，『你能不能今晚就寫封信勸勸淑梅？』

『我……』我壓抑着自己的感情，慷慨的點一下腦袋：『好吧。』

『你，你真是太好了！』她突然抓住我的一隻胳膊，流出來感動的眼淚。『吃虧人總會得好報的。我一天不死，一天忘不了你這一番好心！』

我望着她，苦笑起來。

『那，你現在就回旅館？』看見我把頭點了一下，她扭過臉去向外面說道：『田相公，打燈籠送×先生！』

我們一起走出藥舖門外，碰見那位姓胡的女用人匆匆的迎面跑來。她分明是打我住的那個旅館的方向來，向我愛人住宅的那個方向去。走到藥舖門口，聽見有人從裏邊出來，便一面加緊脚步一面向黑影裏躲閃。她沒有來得及從門口逃過去，恰巧和我們碰個

照面，雙方同時停住脚步，吃驚的互相望着。一個緊張的片刻過去，我愛人的母親溫和的，然而實際上却是用審問的口氣問這位女用人：

「這麼晚，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姑娘說她鬢角疼。我來給她取兩張頭疼膏藥。順便請大夫把藥單子改一改。」她從懷裏掏出來一張藥單子拿在手裏，「再加一兩樣順氣藥。」

「既然是……你怎麼從南邊跑來？」

「我，我走過了幾步又轉過來。」女用人接着用抱怨的口氣說：「這條街晚上連一盞燈也沒有，讓我多走了十幾步……」

「唉。別瞞着我，你們背後玩的什麼把戲我全知道！進去吧，藥單子改好了我們一道回，我站在這裏等着你。」老夫人又轉過臉來對着我說：「請你費費神寫封信交給田相公，我永遠忘不了你！」

她又對我說了幾句關於寫信的囑咐話，和關於我的吃住方面的關懷話，充分的流露出她內心的憂慮和焦急，希望和感激。我看得出來，在這一時刻她不但討厭我，而且還

十分的喜歡我，同情我，心上很覺得對不起我。她被街上的涼風一吹，立刻顯出來衰老的樣子，低下頭去，用手帕握住嘴，喀喀的咳嗽起來。我聽着她的夾雜着細微的呻吟的咳嗽聲音，看見她的被涼風吹散的斑白鬢髮，不由的想起來我自己的遠在故鄉的母親。於是，剛才壓在我心頭上的一點憤怒消失了，反而覺得解脫這位老婦人的痛苦正是我的一種義務，這樣才能表現出我對於她女兒的崇高愛情。彷彿將要慷慨的去犧牲自己而成全別人，完成一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業，彷彿將要卸下來一種沉重的精神負擔，我心上感到快慰和驕傲，和輕鬆。一個鐘頭以來橫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隔閡完全消失了，就像是一座冰山在溫暖的春日裏融解了一樣。我們互相瞭解，互相同情，並且彷彿在心的深處交流着神聖的母子之愛。最後，她抬起來一隻纖瘦的白手扶在春喜的肩膀上，一直望着我轉過街角。這使我想起來在許多年前，在一天初春的黎明，母親送我往外上學的情形，也差不多和這一樣。不過那時候走在我前邊的是一担行李，而現在的是一盞在尖冷的微風中不住打顫的燈籠罷了。

當走近旅館的時候，我的心情又開始被另一個問題攪亂。我很奇怪那位女用人的鬼

果態度，心裏想着：『她是不是來給我送信呢？我們的逃走計劃完全的洩露了吧？』於是，我心裏邊對於回到旅館去有一點躊躇起來，害怕有任何消息，任何刺激，在旅館中等待着。將使我的心上再壓上苦悶的重担。爲要恢復心情的平靜，我不去繼續想這些問題。但一面心裏邊說着不想，實際上這些問題却在我的心上纏得更緊，攪得更兇，而我的心情更不能恢復平靜。後來，我竟然忍不住向打燈籠的田相公問道：

『誰告訴淑梅的母親說我來了？』

『開門！』田相公把旅館的大門拍一拍，回過頭來回答我說：『聽說春喜走露了風聲。小孩子們總是心裏邊存不住話，高興起來就容易露馬脚。』

『這小女孩子太狡猾了，真出我意料之外！』

『她不是狡猾，是老實。』田相公說畢，又在大門上重重的拍了幾下。

『老實，』我表示不同意的小聲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也不很清楚……』

旅館的門開了。我們走進我的房間去，以後始終不再提這個丫頭的問題。我覺得萬

事俱休，將十年來愛情關係一刀斬斷，馬上離開此地，反而乾淨爽利。不再有一點遲疑，我咬着嘴唇，含着兩眶酸淚，匆匆的寫了一封短信，交給打燈籠的年輕人。我在信上這樣寫道：

我已經同你母親見面，我十分瞭解她的痛苦。我覺得使她痛苦的是我，使你痛苦的也是我，只有犧牲我自己，才能夠使你同母親獲得幸福。我決定明天離開此地；至於以後行蹤，我自己還不很清楚。今後如果有再見機會，當然很好；如果不能再碰到一起，我希望我們能永遠的互相紀念着，一直到死……

田相公拿着這封信從房間裏走出以後，我立刻撲到床上，拿被子連頭帶身子蒙起來，眼淚禁不住像靜靜的小河一樣的從臉上流着。我的胸口難受的刺痛着，臉頰熱得燙手，而腦海裏忽而像一團亂麻，忽而像一堆木頭，忽而又彷彿是一片空虛。後來我聽見有人踏着脚尖走進來，碰得桌子發響，並且連連的打着哈欠。我趕忙擦乾臉上和眼皮上

的淚痕，探出頭來，發現我的挑伋帶着惺忪的睡眼，扶着一根新的木扁担，傍着桌子站着。

「報告官長，」他看見我露出頭來，打一個哈欠說，「今天買了一根桑木扁担用了五塊五毛錢；又買了一根麻繩，一雙草鞋，還有……」

「別向我報賬，」我不耐煩的說，「知道了。明天早點動身，天不明就起來打行李，去吧！」

「是！」

挑伋揉着眼皮，踉蹌的剛一脚跨出門檻，又忽然轉過身來說道：

「昨晚來的那個女人剛才又來過一趟。」

「果然她來過了！」我心裏叫了一聲，隨即急切的問道：「她怎麼說？」

「沒有說什麼，」他喃喃的回答說。

「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說她一會兒再來。」

『別的還說什麼？』

挑伏想一想，說道：

『她說，她說，一會兒再來。』

『去吧！』

『是！』

我跳下床來，在斗室中來回的走了半個鐘頭，思索着那位女用人究竟來給我送什麼消息。我忽而陷入奇怪的，幼稚得可憐的幻想裏，從眼前閃出來一線希望；忽而這幻想被冰冷的現實敲碎。我好像從夢中被人拍醒，一面嘲笑着自己，一面痛苦得發狂，巴不得這座小城市同我一起毀滅得乾乾淨淨。我不時的頓着腳、絕望的嘆息說：

『唉，唉，完了！一切……完了！』

這一夜我又沒有好好睡覺，到鷄叫二遍時才合上眼皮。挑伏把我叫醒的時候，東方才微微的有一點發亮，星星還像銀釘一樣的密密的釘在幽深的藍天上。我完全沒有主意，不知道應該不應該馬上動身。我好像還在期待着什麼，又好像並沒有什麼需要期待；

好像還有點什麼牽掛。然而又好像並沒有什麼牽掛。我像一位木頭人似的坐在燈亮旁邊，茫然的看着挑伏在替我整理行李。『就這樣，一個人孤獨的悄悄的走麼？』當看見挑伏把行李捆好時我心裏忽然問道，於是一陣辛酸的熱淚又湧滿眼眶，燭光在我的眼前立刻像隔一層霧一樣的昏暗起來。

『官長，』我的挑伏站在我的面前問道，『我去喊茶房起來算賬吧？』

我低下頭去，避開他的眼光，從喉嚨裏呵了一聲。挑伏遲疑了一下子向院裏走去，剛走出屋門就大聲叫道：

『茶房！茶房！我們要走，快起來算賬！』

這喊聲使我吃了一驚，腦筋清爽起來。我趕快抬起頭來，向院裏說道：

『不要喊茶房，等太陽出來以後走吧！』

挑伏莫明其妙的走回屋來：『官長，現在天短，還是早點動身好。』

『等太陽出來再走。』我小聲說，沒有看他。

『今天天陰吶，』他說：『要不是天陰，太陽也該閃邊兒了。』

『今天是晴天。』我說。『等一等，太陽馬上就會出來。』

『晴天？……天上滿滿都是灰雲彩？』

『哪有雲彩！』我覺得他故意欺騙我，心裏邊很不高興。

但是他執扭的探頭到門外邊望了望天空：

『我說的是真的，官長。現在不同夏天，天陰一點不要緊，還是走吧。』

我忍不住冒起火來：『胡說；你瘋了嗎？……哼！』

『真的，你看，天上連一顆星星也沒有。』他吃吃的對我解釋道：『不過現在天陰不要緊，現在不是夏天，有雲彩不一定下雨。昨晚刮的西北風，只要不變成東風，天也不會變的。』

看他的神氣，他並不是故意的欺騙我，而且這麼樣老實人也決不敢跟官長開玩笑，尤其當我正不高興時候。可是我剛才起床的時候曾經在門口望過一眼，天上確實是閃着密密的星星，爲什麼他一口咬死說有雲彩呢？我覺得很奇怪，於是從椅子上站起來，第二次走到門口向天上觀望。天上藍得像無波的海水，星星已經稀疏，東方現出來淡淡的

紅色。一個念頭又突然從我的心上浮起：『她真的不會來了麼？這是最後的一刻了！』我倚着門框，悲哀的向旅館的緊閉着的大門望去，期待着我的愛人在這最後一刻像奇蹟似的跑來。

『官長，現在喊茶房起來算賬吧？』

『不用急，反正今天總要走的。』

『可是早走好趕路。這樣耽擱下來……』

『我們洗過臉以後走吧，』我說；『茶房已經在起床了。』

這時街上已經有了人聲，茶房也在前邊房間裏發出來咳嗽聲，喃喃的說話聲，鞋底的擦地聲。我的挑夫焦急的跑到院裏，向茶房叫道：

『茶房，快起來燒一點熱水洗臉！』

他又仰起臉來望一望天色，忽然笑嘻嘻的向我說道：

『官長，真是好天呢，我剛才當是陰天哩！』

『唔，你爲什麼剛才要同我抬槓？』

『我沒有看見天上星星。』

『阿!』

『你不曉得，我從前是近視眼睛。』

『你從前是近視眼睛，』我說，『現在是不是?』

『現在還是。嘻嘻嘻嘻……』

覺得這個忠厚的挑伕相當有趣，我望着他的善良的臉孔笑一笑。我從屋子裏走出去，在院子裏甬路上來回的緩緩的踱着。我表面上好像是在等候着茶房給我燒熱水洗臉，而實際上却是在期待着一點渺茫的希望，爲這一點不可靠的最後的希望才遲疑着不肯動身。

有人用手在大門上拍了幾下，我十分敏感的大吃一驚，心頭砰砰的跳起來。我希望我所期帶的事情已經來到，但又怕門開了後我的希望馬上幻滅，那拍門的與我無干。『去，看誰在叫門!』小聲的吩咐挑伕之後，我就走回到房間裏，兩腿發軟的坐到椅子上，把指關節捏得吧吧作響。我想竭力裝得鎮靜無事，彷彿除掉動身以外什麼事情全沒在

心上考慮，決不讓別人看出來我有所留戀和期待。但是很奇怪，就在這同一個片刻，我一方面是我自己，一方面又是一個帶着七分嘲笑三分同情的旁觀者。像一位小說家理解他筆下的人物一樣，我明白我自己的一切心理表現，甚至連潛意識活動也都深刻的把握到，因此在這一刻我覺得我自己實在是可憐而又可笑。

旅館的大門開了。我聽見一個女人十分急促的向我的挑伙低聲的詢問幾句，隨即匆匆的向我的房間跑來。我簡直有點害怕，心跳得越發兇了。

當那位曾經來過兩趟的女用人衝進我的房間時候，我仍然低着頭，裝做沒有察覺似的。在最初她什麼話也沒說，立在門裏邊緊張的呼吸着，並且我感覺出她是在拿眼睛把房間裏打量一遍。一分鐘以後，她才用驚駭的口氣問道：

『呵呀！就要走嗎？』

我裝做聽見這句話才發現她的來到，趕忙站起來，勉強的笑着迎接她。

『呵呵，胡乾娘！』我說，『胡乾娘，你怎麼跑來這麼早？』

『虧是我來這麼早！要是來晚一步……』

『是的，我馬上就要動身。胡乾娘來有什麼事情？』

『你能不能留一天？』

『今天一定走，』我裝做十分堅決的說，『再留一天也沒有意思。』

『你看，你們這年輕人的性子！』她向我走近一步，『你難道丟下俺家姑娘不管了麼？』

『嗯，嗯。』我冷淡的說道；『請坐下談一談，胡乾娘。』

『我不坐，』她說。『我昨夜晚來了一趟，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那時候我正在藥舖裏同淑梅的母親談話。』

『要不是在藥舖門口碰見她，我準備等會兒再來一趟。她一看見我就猜出來我是到你這裏來送信的，回去以後盤問我好半天，我只好告訴她說——』

『說什麼？』

『說是姑娘叫我來對你說：請你斷了念吧，早一點離開這裏。』

『什麼！』我幾乎不能支持的抓緊椅子。『這是淑梅的意見不是？』

「姑娘一點也沒有這意思。這是編一個瞎話兒騙我們奶奶的。」

「可是，從昨晚以後，我什麼念頭都斷了，所以今天一早動身。」

「可是，先生，事情全壞在你自己手裏，你知道不知道？」

「怎麼？」我望着她顫聲問道。

「你不該把逃走的消息告訴那個傻丫頭，小孩子嘴總是關不緊的，弄得啥計謀都叫奶奶知道了。要不是奶奶一向心田好，待下人寬厚，我又是多年老夥計，我昨天晚上就得捲舖蓋滾蛋，春喜也要挨一頓苦打！」

「我簡直沒想到這個丫頭是這麼刁滑。」我失悔的嘆息一聲。

「她不是刁滑；」她糾正我說，「她是老實。」

「老實？」

「她想同姑娘一道走，姑娘答應了……」

女用人看見茶房端着臉水走進房間來，趕快把話頭搭斷，感慨的砸了砸嘴唇。茶房把一盆冒熱汽的臉水放在臉盆架上，向我殷勤的笑着問道：

「先生，不再住了？」

「馬上走，」我說，一面向洗臉盆走去。「請你把賬算一算。」

「是，我去算。」他躬着腰退了出去。

「你說下去，」我對女用人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春喜想跟你們一道走，」她說，「壞事妖精！……」

原來春喜向淑梅要求把她帶走，淑梅答應了。可是小姑娘因過於高興，把祕密告訴那個一向待她很好的做飯老頭子，老頭子就向淑梅的母親透露了消息。既然逃走的計劃敗露，我的愛人就只好派胡乾娘立刻跑來告訴我，叫我不要焦急，再作打算，誰知我却與她的母親見了面，而且還寫了那一封使她絕望的信！

「她爲你那封信哭了一夜，」女用人繼續說道，「怕你今早走掉。先生，你千萬再等一天，等一天看有陰辦法沒有。萬一她爹媽能夠回心轉意……。」

茶房匆匆的走進來，把我們的談話第二次打斷。他把一個賬條子遞到我手裏，臉上堆着殷勤的笑容說：

賞。」

「招待不周，請官長包含些兒。茶水加一，已經算在裏邊；小賬在外，請官長隨轉。」

「好的，」我看了一眼賬條子說，「請你等一會兒來取錢。」

「是，是。」他順便把洗臉水端起來潑在院子角的陰溝那裏，匆匆的往前面走了。我的挑伕剛才跟在茶房後邊走來，現在帶着急焦的樣子站在門口，怯怯的向我問道

「咱們今天到底走不走？」

「等一會兒決定。你先到外邊去！」

我把挑伕趕走以後，馬上回過頭來向女用人看了一眼；

「你看有什麼辦法沒有？」

「我替你們想了半夜……」

「呵，呵，」我的喉嚨裏不由自主的答應着。

「我想來想去，想不出好辦法。事到如今，唉！……」

我絕望的難過起來，聾了聾嘴唇。

『我想了個辦法同姑娘談過，她說沒好辦法只好就這麼辦。』

『什麼辦法？』我叫道，眼睛直望着她的眼睛。

『我想，只要姑娘能夠緩幾個月結婚……』

『對！對！可是用什麼辦法拖延？』

『辦法可多！』女用人很有把握似的說道。『只要姑娘口頭上答應同她表哥結婚，除要求她爹媽都會答應！』

『好，好，你們認爲應該怎麼辦就怎麼好，只要能把結婚的日期拖延幾個月！』

『成不成今天見分曉，你可得再留一天。』

『好，好，成不成你都趕快告訴我！』

『下午再來一趟，現在我要回了。』

『好！好……』

女用人剛從我的房間出去，那位老實的挑伕又帶着焦急的樣子在我的面前出現。他

手裏拿着新買的桑木扁担，兩腿并齊的立在門檻裏邊，笑嘻嘻的問道：

『她來怎麼說？』

『沒有說什麼？』我枝梧說，躲避開他的眼光。

『現在動身吧？』

『唔，今天不走了。』

『不走了？』他瞪大眼睛莫明其妙的望着我。

『嗯。』我又喃喃的吩咐說：『把行李打開吧……』

這天下午女用人快活的跑進我的房間來，送給我一封信。這計劃果然成功了。我的愛人爲避免被她的父母看出來馬脚起見，決定在她父母面前表示對我已經冷淡和絕望。從這一天起，她對於她未婚夫的態度也故意裝得溫和起來，不再拒絕他的接近了。

『我們已經有四年沒見過面。』她在信上寫道，『再索性忍耐幾個月吧。請你明天就離開此地，好使我母親放下心來。也許再過半個月，一個月，至多在兩個月之內，當家庭對我的防備鬆懈時候，當我的身體健康時候，我一定要再從這封建的鉄籠中逃出去』

，不管路是多麼遠，我都會逃到你的懷抱裏。在今後短短的幾個月內，雖然我們的肉體不能在一道，但我會在夢中緊跟着你。你走，我沒有禮物送你；我所最寶貴的是一顆心，一個靈魂，但這兩件東西事實上從明天一早就要被你帶走了。……」

這封信她寫得很長，而且很美。我知道她要用詩的語言，愛情的語言，生命的語言，安慰我，並且鼓勵我、深怕我因這一次波折而難過，而灰心。在信尾她告訴我一個轉信的同學地址，要求我多多的給她寫信。

我重復幾遍的讀着她這封信，深深的感激着她的愛情，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會喚起我的回意，喚起來我的眼淚。

黃昏後、她的母親瞞着她父親派人送來了許多香腸和臘肉，並且親自偷偷的來旅館看我一次。她認為淑梅今天的轉變完全是因為昨夜間我寫的那封短信，因此她聽說我要走特意來看我，眼眶裏滿滿的噙着熱淚，偶而忍不住就落下來兩顆豆子。她爲着小城市紳士家庭的婦女們的身份起見，只在旅館裏耽擱了十來分鐘，就跟在燈籠後邊跚跚的走了。

這一夜我睡得極好，第二天天剛剛發亮就帶着悵惘的心情起程。

一路上我不斷的給我的愛人寫信，將鎖碎的旅途生活詳細的寫在信裏。許多年來我從沒有這樣的愛好寫信，好像經這次波折後我們的關係更加親密，患難愈多而恩愛愈深。我用狂熱的而同時又混和着淒涼的感情愛她，掛念她，並可憐她的境遇。我爲她忽而快活，忽而悲苦，忽而精神奮發，忽而又意志頹喪。唉唉，她在信上說我帶走了她的心，她的靈魂，而實際却是我的心留在那個山城裏，並且彷彿是化做一縷煙絲纏在她的身邊。

當想着她的痛苦時，我不由的心口刺疼，突然間眼眶中湧滿熱淚，巴不得痛哭一場。每天，黃昏時我坐在野店門口，凝望着暮靄出神，這時候我會從晚靄中看見她寂寞的，用一隻手支着腮巴，憂鬱的皺着眉頭。往往，在夜間我做着離奇的，驚心的，或慘切的夢。從夢中醒來後，凝視着小窗上的慘淡月色，聽着旅人們的嚶語和鼾聲，聽着放在枕邊的掛錶發出來的細微的走動聲，聽着茅店外宿鳥在枝上的偶然嘆息，和村子邊一隻兩隻狗的斷續吠鳴，聽着荒原上若有若無的，忽而沉重忽而輕飄的，忽而像十分遠遠又忽

而像近在山脚下邊的。那種只有在山中。在特別寂靜的午夜中才能夠聽到的，令人起孤獨與淒涼之感的單調聲音。它好像是水聲，又好像除水聲外混和有細細的風聲，而風是偷偷的從空虛的山谷中走出來。從密密的松林間走過去的。這些聲音交錯起來，是那麼諧和。有時在我的心上簡直變成了一種聲音，分不出那一種在屋子裏，那一種在窗子外，那一種是來自曠野或山谷。我聽着，聚精會神的傾聽着，把呼吸壓制得像頭髮絲兒一般細，而我的血液幾乎在脈管中停止了流動。在這些時候，很奇怪，我往往會聽見我愛人的一聲嘆息，好似在床邊，好似在窗子外，又好似是從荒原上被微風輕輕的吹送來的，而有時又令我感覺着是遠來自數百里外。

當想着我們將來的幸福生活時，我看見山徑旁的野草，雜樹，枯藤，細竹，蒼翠的油杉，暗綠的松柏，早春的黃花，無名的小鳥，天上一片浮雲，山下一灣流水，以及河灘中閃着陽光的碎石子，浪花和水沫，凡一切收入眼簾的自然界種種東西，無不含帶着春意，充滿着生趣，流露着幸福的歡悅。在這種時候，我爬山，過澗，從嶙峋的亂石堆上走，從懸空的獨木橋上走，從一邊懸崖一邊深谷的羊腸小道上走，從溶雪的高峯脊上

走，不會感到行路苦，反而覺得自己的脚步輕輕飄得像蝴蝶的翅膀一樣。我常常忍不住偷偷的微笑起來。無端的胡唱起來，或者像好玩耍的少年人似的把手杖揮舞着，把路上的石頭子拾起來向遠處擲着；或者帶着說不出來的半醉心情，從山徑邊採下來早春的野花，插進嘴裏，插到帽上，或綁在我的手杖稍頭，扛在肩上。

在這種時候，我的愛好幻想的性格就完全顯露出來。

我走在松林間幽邃的古道上，便幻想着她能夠跟我一道，在這條路上走着，不，是在北平西山的林蔭道上走着。她輕輕的偎着我，讓我扶着。我感覺到她的肩頭的溫熱，腰的柔軟，並聽到她的微喘的呼吸，跳動的心房。我幻想着，回憶着，回憶和幻想交織起來，使我所想象到的事情比現實中可能有的美化了許多倍。比如在這種時候，我往往會看見我們倆人的背影在前邊小徑上緩步走着，她穿着紫色旗袍，黑絨短褂，雪白長襪，髮角邊插一朵在路旁常見的黃得耀眼的小黃花。這種裝束她從來沒有過；完全是我已憑着詩的趣味，以幽邃的松林古道作襯景，幻想出這幅圖畫。

當看見夕陽照在紫色的峭壁上，照在還鋪着去冬紅葉的山徑上，照在青苔斑駁的灰

色大石上。我便幻想着將來能同她一道坐在這兒的山頭上。不，坐在比這兒風景更美的什麼山頭上，看天上晚霞，看谷中暮靄，看茅屋上炊煙繚繞，看山腳下水波上夕陽明滅，聽孩子們的山歌隨着叮噹的牛鈴聲走進了竹林深處。

當轉過了一個山坳又一個山坳，曲曲折折的爬上了積雪的山頭，放開眼向四面瞭望，望到千山外一片蒼茫的藍天邊際，我的靈魂便和偉大的自然溶合起來。我回憶起來在許多年前。有一次她跟我一道去八達嶺作春季旅行，出居庸關，登長城，她興奮的站在寬厚的古城垛上。尖涼的北風吹散了她的頭髮，吹捲着她的裙子，她不管，她凝望着風沙漠漠的北方，凝望了很久，忽然用渴望的聲調對我說：『什麼時候你帶我到口外看一看才好呢。』我立刻快活的答應了她的要求，扶着她跳下城垛。而正在這時候，恰恰有一片駝鈴聲叮叮噹噹的在山腳下的古道上響着，慢慢的向青龍橋那邊去了。當駝鈴聲遠得只剩下一絲餘音時候，從幾里外車站的那邊，從一座山頭上的古堡頂上，傳過來一縷淒涼的，高亢的，單調而又憂鬱的軍號聲音，把駝鈴聲代替了。……×

當這一段回音還沒有結束時候，我的幻想便像雨後的泉水一樣的奔流起來。我幻想

着在中國變成一個能令人自由生活的國家時候，我同她一道作一次痛快的漫遊；我們出萬里長城，到六月飛雪的蒙古草原，看成千的駱駝隊，看上萬的綿羊羣，在蒙古人的帳幕前看明月在荒寒的沙漠上徘徊，自然，勾回頭我還要帶着她去欣賞南方的秀麗山水。就像這樣，我的心常常深深的沉沒在浪漫的幻想裏邊，它使我在漫長的旅途中得到了很多安慰，減輕了我的疲累和寂寞。

在路上走了兩個星期，走到了揚子江邊。把那位善良的挑夫介紹給一位朋友做勤務，我搭上輪船來重慶了。

一上岸把行李放在旅館裏，我急忙的跑去找一位替我轉信的朋友。這位朋友沒有回來；我從他太太手裏接過來很厚的一疊子信件，跑到一個小館子裏吃飯。在館子裏我挑出來我愛人寫給我的三封信，按着時間的次序匆匆的，然而又很仔細的讀了一遍。她的身體已經復原了，只是她的家庭對她的監視依然很嚴，逃跑的計劃不容易馬上實現。『你等一個短時期吧』，他在一封信上說，『橫豎我的靈魂，我的肉體，我的一切，都永遠是屬於你的。』我回到旅館以後，把這三封信重新又讀了一遍，並且在上面這句話上

吻了許久。

賴朋友們的熱心幫忙，在幾天之內我就找好了住處，還找到一個收入還算不錯的清閑工作。我把房子佈置得十分如意，等候着我的愛人。但不久她寄來了第四封信，我拆開一看，忍不住連連的頓起腳來。

『我母親最近又病了幾天，』她說，『現在快好了。在母親病中，我所討厭的那個人一直守在母親的床邊照料，比我自已還要用心。我對他的觀念稍微的變了一點，覺得他的心腸倒是蠻好的，只是思想有點不清楚罷了。他很幼稚的告訴我他一點也不惱我，不嫉妬我倆的愛情，只要我願意同他結婚，他情願永遠的跟你做好朋友。他真是異想天開！你放心，我是任死也不能同他結婚的！』

『糟糕，』我心裏說，『她的心快要動搖了。』

果然只隔了三天，我接到她的第五封信，信上劈頭就顯出來她的手忙腳亂。那封信上有一段是這樣寫着：

親愛的，快給我增加勇氣吧！自從母親害病以來，我對他的觀念天天在變，如今我雖然對他絲毫也沒有愛情，但是我已經開始原諒他，可憐他，不像以前那樣一味的討厭他了。我不敢猜想這種變化將發展出什麼結果，我覺得我自己從來也沒有過像今天這樣的脆弱，苦惱，對自己的前途害怕。我相信永遠不會辜負你，但我同時又懷疑我這一隻折傷了翅膀的小鳥是否能飛得遠，飛得高。從前，我希望自己是一隻暴風雨中的海燕，如今我很害怕我會變成一隻籠裏的鸚鵡。親愛的，我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的脆弱呢？

我的母親萬分的喜歡他。為我不肯結婚，她老人家時常偷偷的哭着勸我。我愛你也愛母親，在我的心的天秤上，你們兩人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每次，看見老母的眼淚，我的心坎就如像刀割一般。我並不怨恨別人，只怨恨自己不應該生到這世界上來；

在這封信的末尾，她告訴我那天晚上她母親派人找我的時候，心裏邊還十分矛盾，

如果我在談話上稍加留神，也許能夠局面好轉。她母親向我談了幾句閑話之後，看出來我是那種不重視家庭的流浪人物，才決心請我給她的女兒寫那封等於斷絕關係的信。我的愛人還告訴我那位姓胡的女用人已經被辭掉、因為她父親聽說了胡乾娘好幾次到旅館給我送信。

以後我又接到我愛人許多信，不過有的時候相隔很久，久得使我差不多不能忍耐。她的信裏邊忽而很熱、忽而冷淡，令人摸不透她的心思。至於她的母親的病，並沒有真正痊癒，反而一直忽而輕忽而重的拖延到半年以上。我的愛人後來不再被家庭監視，十分自由；不過她因為母親有病，不肯從家庭逃跑。幸而也是因為母親一直有病，躺在床上不能起來，家庭也沒再催逼我的愛人結婚。

這年秋末冬初的時候，她忽然給我寄來一封筆畫函潦草的短信，信封裏還裝有一縷頭髮，一張照片，一條用舊的挑花手絹。這封短信是這樣寫着：

好幾次我打算自殺，但爲着母親我不忍自殺。你一定會恨我，但我的靈魂

永遠是純潔的，並且是屬於你的。寄上的這些小東西，請你好好的保存着，保存到你認為不值得保存的時候為止。……

此刻心疼，手顫，不能多寫，以後談吧。

我把這封信反復的讀了十幾遍，熱淚珠子一個跟一個落到桌上。我用一塊心愛的印度綢手絹把她寄來的三樣東西包起來，放進皮包裹，然後又從新一面研究着這封信，一面流着眼淚。第二天我給她打了個電報，請求她立刻離開家庭來重慶，千萬不要屈服也不要自殺。但過了兩三個月，始終沒得她的回信，我因為某種必要，從重慶飛到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從香港回到重慶。她送我的三種東西仍然帶在身邊，我也仍然像從前一樣想念着她。我試着給她寫去了一封信，四十天後原信被郵局退回來，上面貼一個紙條子寫着：『收信人已故，故退。』我心中悲悼了很久，曾經寫一首題做「遙祭」的小詩在報紙上發表，從此，我對於她留給我的三種遺物，越發的看得珍奇了。

在回到重慶的一年中間，我曾經接近幾位女性，但都沒有發生戀愛，我好像對任何

女性的愛都感到空虛，不會像從前我愛淑梅的時候那樣狂熱。最糟糕的是，我把每一個同我接近的女性拿來跟我從前的愛人比較着，連一根頭髮也放在心上比較過，結果，我發現自從我從前的愛人死後，任何女性都不能填滿我心中的空虛。我對於戀愛的事情心灰意冷，索性關起來心上的冷鐵門，不肯讓一絲春風吹進。但是我的生命中却是十分需要愛，而且在心上繼續祕密的，狂熱的愛着一個人，這人，就是從前的愛人留在我心上的影子。

時間愈久，她的影子在我的心上愈加美麗，我把我所喜歡的各種美點，不管是肉體上的，靈魂上的，一來二去的向她影子上加着，使她對於我的適合性不僅是被誇張，而且絕對化。每天早晨醒來以後，我坐在床上，擁着被子，抱着膝頭，把她的影子當做一個對象幻想起來。我從小就習慣了在被子裏邊穿襪子，穿襪子時候也正是馳騁着幻想時候，所以穿一隻襪子往往費半個鐘頭。

在夏季，我時常當夕陽西下時候，從我住的地方走下去，走到嘉陵江邊，坐在一座僻靜的小山頭上，有時候凝望着碧藍的悠悠江水，有時候凝望着對岸青山外一抹浮雲，

沉思着，幻想着，直到暮煙四合，星星出滿了天空。

在秋季，我時常到人靜後還留在院子裏，凝望着遙遠的，遙遠的，遠在天邊的一顆孤伶的寒星，沉入回憶和幻想的海洋裏邊。當這些時候，夢與現實交織成一張煙霧的網，把我密密的籠罩起來。透過這張網，透過這層層煙霧，我朦朧的看見她的面孔，她的眼，她的嘴，她眼睛裏的輕愁，嘴角邊的微笑。我並且朦朧的感覺到她是偎坐在我的身邊，感覺到她身體的溫熱，胳膊的光滑，手的柔順，還聽到她的心跳，她的呼吸，她的衣服的繾綣聲音。有時我甚至感到我們的鬢角挨着鬢角，陶醉在甜蜜的擁抱之中；我感覺到她的鬢角上的蓬鬆的，柔細的，帶有淡幽幽的香味的一縷頭髮，輕輕的搔得我的耳朵發癢。當我從這些情景中清醒以後，一方面心頭上壓着悵惘和空虛和悽楚的混合感情，一方面又希望她並沒有真的死去。遲早會突然重回到我的身邊。

和我住在一道的是一位十多年前在北平共苦的老朋友，他同我的愛人也非常嫻熟。有時我把這種孩子氣的傻希望告訴他，他帶着老於世故的樣子想了想，慢吞吞的回答說：『也許他並沒有死。這事情很難說。』這句話雖然很含糊，對於我却是一種很大的

安慰，使我興奮得在屋裏走來走。但過了一會兒，我對於他的回答又感到不夠滿足，進一步向他問道：

「如果他並沒有死，爲什麼同我這樣的開玩笑？我想她決不會的！」

「也許自己並沒有見到你那封信。」

「那麼別人何苦要開這個玩笑？」

「你要曉得，」我的朋友笑了笑，「當她把頭髮寄給你的時候，她已決定同她的表哥結婚了。你怎麼知道那封信不是她的丈夫或同學替她退回，爲着使你死了念頭？」

「這個，這個……」

這個猜想我早就有過，不過始終不敢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也怕聽別人替我說出。

我有一個十分自私的心理：認爲如果是這樣結局，倒不如她乾脆死掉，我以爲假若我確知她真的結了婚，並且健康的活下去，那麼，多年來活在我心上的那一個崇高的，美麗的影子，就立刻會完全破滅了。因此，現在聽到這位朋友的話，我不由的心頭一涼，苦笑起來。

『對不起，』朋友諷刺的笑着說，『我的猜想一定很使你感到失望。』我繼續苦笑着，沒有回答。停了片刻，這位朋友又說道：

『你這傢伙平素談起理論來顯得進步，而情感中却帶着很多的舊成份，要不得！』

『也許這是一般知識份子多有的弱點，』我嘆口氣說。

『你承不承認，淑梅的脆弱你應該負一部份責任？』

『我，我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不懂？哈哈……』

『不要笑，我實在莫明其妙。』

『現在沒有時候談，』他看了一眼手錶說，『我同一位朋友約會的時間到了。』

從這次談話以後，我始終沒有同他重提起這件事情，日久也就漸漸忘了。

最近，我們心中的幻想果然被事實證明了。

她沒有死；她從籠子裏飛出來了。

一天早晨我到汽車站去送一位朋友往成都。我靠近車廂同那位朋友還沒有說上三句

話，汽車已經開動，我趕忙往旁邊讓開一步。正在這當兒，忽然有一位坐在那位朋友背後的摩登太太，用一隻白手絹握着鼻口，把臉孔湊近車窗向外邊窺看。我們的眼睛遇在一起，同時同樣的大吃一驚，在最初的一剎那間，我只是覺得這位摩登太太的眉眼很廝熟，很像是我從前的愛人；等判定確實是她的時候，她的臉突然隨着車廂的簸動縮進去，汽車從我的身旁開過去了。

這種突然的遭遇使我因神經極度緊而兩腿打顫和癱軟，舌頭也變得僵硬起來。但同時有一種神祕的力量驅使我向汽車追去，一面追趕，一面硬咽的大聲呼喚：

『淑梅！淑梅……………』

大概因為汽車簸動得過於厲害，她的臉孔始終沒有再被我看見，只見他的白手絹在窗口輕輕的揮了一揮。我追趕了十幾丈遠以後便停住脚步，急促的喘息着，心裏邊不知道是辛酸還是興奮，茫然的立在馬路邊，一直望着汽車的影子在遠遠的高崗子那邊消失。

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心境神祕得像初戀的時候一樣。雖然她已經

經變成了一位摩登太太；但我却沒有對她起一點恨意。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我的精神就失了常態，好幾天既不能坐着讀書，也不能提筆寫作，逢見老朋友就啦啦不休的談我的愛人。和我同住的那位朋友被我攪擾不能夠安心工作，露出厭煩的神氣，不斷的用帶刺兒的話語向我冷嘲熱諷。但是我不管，他愈是討厭，我反而談得愈是兇。他無可奈何，只好苦笑着說道：

『你承認不承認她的脆弱你應該負一部份責任？』

『又來了！』我叫起來。『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要依照着你自己的樣子「創造」她，結果她同你一樣的充滿着幻想，充滿着知識份子的浪漫情緒，在現實中一碰釘子，就立刻動搖幻滅了。』朋友輕蔑的望望我，加上一句：『你承認不承認？』

『不見得。』我不服氣的搖着頭說。『爲什麼我碰過了那麼多釘子仍然同從前一樣呢？』

『自然，她的對舊勢力屈服另外還有許多重要的社會原因，但你對她的「創造確實

是一部份成功，一部份失敗。」

「咱們別談這頭疼問題，」我揮着手說。「你猜她將來會不會從籠子裏飛出來？」

「你何必這樣的愛好幻想？」

「好，就算是幻想吧。」

我笑了笑，心裏邊十分驕傲。

雖然我的愛人已經不是活在我心上的那個樸素天真的少女，但我依然很愛她，祕密的向各方面探聽着她的消息。我的心返回到幾年以前，嫩得像雨後的稻苗一樣。從和她碰面的那天起，我忽然很注意刮鬍子，擦皮鞋，梳理頭髮，整理桌子和床鋪。但怎樣能打聽出她的行蹤，和怎樣能叫她知道我的地址，都沒有有一點把握。因此，我有時感到非常焦灼，往往在夜間不能夠安靜睡覺。

我們碰面的第七天早晨，我剛剛洗過臉，依着窗子閒眺，忽然勤務走進來，遞給我一封由成都寄來的航空快信。一看信封上的字跡，我的血液立刻都湧到臉上，心跳得非常厲害。爲的不願在我朋友面前露出馬脚，我裝做淡漠的樣子唔了一聲，順手把這封信

裝進口袋，從屋裏走了出去。一離開院子我像瘋了似的匆匆的跑下一段高坡，又跑上嘉陵江邊的那座常去散步和閒坐的小山頭上。我站在一株正開花的桐樹下邊，匆匆忙忙的把信封撕毀，還把裏邊信紙撕破了一個角子。第一眼我就把全信讀完，隨後又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了一遍。我的愛人在信上寫出道：

我到重慶住了兩個月，明曉得你在重慶，却因為不知道你的住址，沒法找你。想不到在車站上聽到你說話的聲音，有機會同你見面；更想不到這次的見面竟是如此短促，連一句話也沒有機會說出！不過這一剎兒的重逢也使我得到了無限安慰，因為我畢竟看見了你，而且看見你比從前健康多了。

汽車開走以後，我聽見你在後面追趕着我呼喚。你的呼喚的聲音像刀子一樣的刺着我的心，我的熱淚立刻瀟灑了向你揮別的那條白手絹。是的，自從我過着籠子的生活以來，時常在夢中聽見你向我呼喚。但從前你的呼喚聲音離開我是那麼遼遠，好像你是在天上呼喚我，在地球的那邊呼喚我，在海洋的彼

岸呼喚我，使我因聽見你的呼喚而更加痛苦。現在，你的呼喚聲又近在耳邊了

……

然而，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兩年來我過慣了籠子生活，我的翅膀已經失去了高飛遠翔的力量了。過去的都讓它過去吧，何必把舊夢拾起，把已滅的火苗重燃？既然花瓣已經乾枯而凋零了，你縱然把它拾起來有什麼用呢？請忘掉我吧！原諒我吧！讓我的靈魂在籠子裏安靜下來吧！我現在已經做了母親，所有的心思都寄託在孩子身上。命運使我不得不作一個賢妻良母，再也不敢夢想着飛向原野，飛向森林。飛向高山，飛向大海，飛在暴風雨中了。

我求你，不要再呼喚我吧！……

在這封信中，她告訴我她的母親已經去世，如今她把愛母親的心完全移到了孩子身上。她的孩子已經週歲；當我們在車站上碰面時候，這小孩子正睡在她的懷裏。在信中沒有一個字她提到她的丈夫，也沒有提到她爲什麼來到重慶，只說她現在到成都去探望

親戚，不久就要回重慶來的。在成都她碰見了我的一位朋友，才打聽到我的地址。我猜悉她的丈夫一定升了官，發了財，在重慶可以過舒服的生活；而她自己也不用說已經和那種被丈夫認爲可愛的小鳥兒的年青太太們一樣，把家庭弄得十分的幸福了。

我讀完信，身子支持不住的倚着桐花樹，默默的注視着山脚下的嘉陵江水，好像變做了一尊石人一樣。過了半天，忽然長嘆了一口氣，我哽咽着喃喃說道：

『唉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一九四三年四月脫稿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重 逢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有

實 價

著 者
姚 雪 垠

出 版 者
王 琬 蕓

發 行 者
東 方 書 社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467B

旒